

世界政治家列傳

美國

翟斐文生

中華民國三年

上海廣學會譯印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美國
第三總統
翟斐生傳

民國三年歲次甲寅

上海廣學會藏版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TATESMEN
(AMERICAN)

Edited by Dr. A. P. Parker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

THI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DR. W. E. MACKLIN

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14

美國第三總統翟斐生傳目錄

- 第一章 論翟公少時之劬學
- 第二章 論美國革命之起點
- 第三章 論美國抵抗印花稅
- 第四章 論翟公被舉爲議員
- 第五章 論北喀柔來那之離叛
- 第六章 論翟公之完婚成家
- 第七章 論英國阻止美國之商務
- 第八章 論翟公之在買得撒那
- 第九章 論美國各州議會之聯絡
- 第十章 論卓耳加州之政治
- 第十一章 論浮貞尼亞州之自治

- 第十二章 論華盛頓之政治
- 第十三章 論美國之通告獨立
- 第十四章 論翟公在浮貞尼亞之事蹟
- 第十五章 論華盛頓之戰略
- 第十六章 論卓你司保羅之事蹟
- 第十七章 論英美兩國之鏖戰
- 第十八章 論約克吞之戰事
- 第十九章 論美國南方之戰事
- 第二十章 論翟公隱居時事
- 第二十一章 論翟公在總議院時事
- 第二十二章 論翟公之出使法國
- 第二十三章 論保抱里之盜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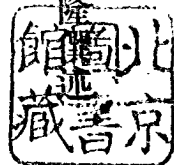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四章 論翟公出使英法時之事功
- 第二十五章 論翟公之動極思靜
- 第二十六章 論美國成立民國之原由
- 第二十七章 論美國憲法之大概
- 第二十八章 論翟公之任總統府祕書
- 第二十九章 論美法之交涉
- 第三十章 論翟公之辭職家居
- 第三十一章 論阿丹司之爲總統
- 第三十二章 論翟公之爲副總統
- 第三十三章 論翟公購買法國路伊亞那地
- 第三十四章 論百爾與阿丹司及哈米吞三人之歷史
- 第三十五章 論英國之虐待美國

- 第三十六章 論百爾之被控與翟公之出處
- 第三十七章 論一八一二年英美開戰之原因
- 第三十八章 論翟公之篤信真道
- 第三十九章 論翟公行政之大概
- 第四十章 論翟公之結果

美國第三總統翟斐生傳

英國醫士馬林譯

江寧陶隆



第一章 論翟公少時之幼學

翟斐生者。美國浮貞尼亞人。本世家子。爲人有豪氣。當其幼時。美國尙未脫離英政府而自立。而其人民則已有平等之思想。但以程度尙淺。名爲平等。實則階級未盡剷除。仍有賤視百工。重視紳富。各汲汲於營治田產以爲榮幸者。蓋亦習慣之遺難化除也。論英國舊時法制。父遺之產。應歸長子承受。諸昆季不得攘奪之。翟公之父。行居第二。既非長子。先人之所遺財產。固無有也。翟公之父。乃因此往西方生僻之處。首開荒地。荒地開而種植繁。種植繁而實業興。今日之基礎。卽異日發達之根基。蓋翟公之父在世時。其家業已漸隆盛也。父之狀貌。魁梧奇偉。有廉行而富才智。生平篤信耶穌教。堅抱慈善主義。惜年祇五十而卒。世莫不惋惜之。翟公少受其父之督責。勤勉讀書。其父因於美國正當

發軔之始。荒基雖闢。尙未進於文明。亟宜改革習俗。使人人皆練達其學術。擴充其識見。惟自念讀書無多。學識愧不如人。故特令其子日事誦讀。有時於體操騎馬放鎗。以及各等武藝。亦令翟斐生心領神會於其間。更欲使翟公於進德修業外。復通各國之語言文字。如法蘭西希臘之音義。罔不通曉。夫而後游歷各國。不難出所學以橫行於世界矣。翟公生有愛人之性。不尙欺詐。與之游者。如在光風霽月中。卽渺不相識之人。或居非同方之人。翟公亦與共晨夕。此往彼來。若愛情膠結而堅不可解。父死時。翟公尙未弱冠。一十四齡之童子耳。憶自五歲至十四歲。翟公於高文典冊。寢饋其間者。蓋有七八年之久。其母之激厲翟公。與其父大旨略同。時以翟公學業不純熟爲懼。且恐其血氣不壯。體格尪弱。特勉以練習體操。如是者有年。當其時。教士異常貧困。每苦於無力入學。翟公乃擬建設學校以教育之。惟是籌款甚難。祇得先設學塾。其後由學塾而漸擴充。竟能成立一大學校。在其本州浮貞尼亞。就學者皆爲崇實黜華之

士其所教育。造就甚多。此特翟公後日之事耳。翟公本忠於英之國王。於君臣父子長幼尊卑之義。恪守勿替。復沐浴於詩禮者深。油然而自得之心胸。合自由之意思。一經感觸。而時欲發現。又非僅翟公一人。欲以自由成自在之地位。徵之本地之羣聚州處者。均莫不然。第其間正直之士居多。邪曲奸猾之徒。亦復不免。是時生徒就學。尚無劣等優等最優等之名目。學堂之課程。諸多缺點者。猶之中國之蒙學。須待改良。於一切教授法。多失之規則不合。或未及其時而語之。或先尅其期以限之。皆非策也。翟公身在大學校中。見學子輩均係一時之傑。相與把臂接膝。議論風生。直似出肝膽以相示。雖然。此猶不足以顯翟公也。請更言其大者。一州之州長。尊矣貴矣。似宜以翟公爲不足介意。乃亦降尊折節。下士禮賢。從不挾長挾貴。而與翟公爲忘年交。翟公及州長。無事均喜肄習樂學。州長固喜得翟公。翟公亦不知州長之尊貴。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時翟公西席司馬先生。最精於琴歌一門。能導翟公以音樂之奧妙。其人最擅名。非

純盜虛聲者。故有是師卽有是徒。翟公通曉各國言語。兼諳算學格致學。於書文無所不讀。卽詩詞歌賦。亦所嫻習。至於稗詞小說。則掩卷不閱。謂近於瑣碎之談。卽如伯拉多一書。他人以爲有目共賞之作。自翟公觀之。以爲無甚關係。廢而不觀可也。觀其肄業於威廉馬利亞大書院。卒業後卽專學律法。師事華德卓爾基。同學自以爲不如。然在翟公仍不自足。學至五年。凡遇重要之案件。俱能明察其理由。憶翟公生於西歷一千七百四十三年。自五歲以至二十歲。此十餘年來。由成童以至弱冠。出入大書院律學館。誦詩讀書。嫻刑名諸子百家之學。雖學已成就。然仍未敢出而問世。華德卓爾基。深以青眼相賞識。推爲律學之高弟。蓋從游其門者。當以翟公首屈一指也。翟公除馳馬體操外。自朝至夕。目不窺園。晚餐後。人皆貪眠。而翟公又須偕其妹談論詩教。其勤修力學。有如此。古者男子二十歲而冠。翟公至是已逾冠矣。此數年間。壹意考求種樹術。於里居路旁。種樹甚多。一時蔚爲嘉蔭。其爲人也。貌極魁偉。而體質却不癡。

肥。髮淡紅色。眼深灰色。尙溫柔不尙剛健。老成宿儒。翟公固心重之。卽後生子弟。翟公亦未嘗睥睨之也。平居時。翟公恆循循於禮法中。一趨一步。從不踰閑。視驕盈矜誇之子。毀裂名教。廢棄綱常。則相懸不啻天壤。尤有難者。煙酒一節。從不沾脣。以宴安爲酖毒。益自激發其志氣。更能兢兢於口過之間。挾此以交友。宜乎所往無不如意。而稱其平易近人矣。

第二章 論美國革命之起點

英法兩國之宿怨。相結蓋有數百年。及後法國人之僑寓於美洲印度者。爲英人所驅逐。法人於是大不利。其勢驟衰。兼以水陸兩軍。俱遭挫折。論其啓釁之始。則實以占地而生事。英國之在美挑戰。亦由於此。所有美國之衆。俱係英之舊部。一百年前。英國虐政煩苛。小民日溺於水火中。不得不思所以解倒懸之計。計非逃往美洲。其難不紓。其害將不知所底。故衆皆紛逃至美之地界。美國當此。以開疆闢土爲事。旣闢其疆土。烏能不興甲兵。其與本地客著之野蠻爭

戰。勢所必然。無足異者。戰之起點。自得地始。交涉從此多。而地界亦從此展拓。美國非舊有之美國。爲更新之美國。雖在英國之政府。時有問題之來。而在美國。已早籌對待英人之法。對待者何。招商卽其首務。但美國不克自爭權力。鹽須向英國購置。本國莫能煮鹽。而英國又力阻其往。多方抑制使不果行。美國往往於中道間。爲暗偷私拐之舉。物自美出。而成物者英也。姑不舉其他端。以銅鐵而論。美國頗善搜掘。而勢有不能者。以工人無能自爲器具。祇得移至英國。再行收爐火之功。况英國立法最嚴。倘見美國。有將鐵造爲釘者。卽謂之干厲禁。推其意直使美國無一製造而後可。美國既欲洩其忿。舍戰鬪蓋別無他策。水不遇波。風平浪靜。湍一急而潮遂洶湧不可復遏。欲成一改革政治家。斷未有不流血者。起視翟公。則仍讀律法讀書如故。蓋時猶未至。學不優不敢自信也。「夷考其時。民智大半開化。雖以英國極渺小極祕密之事。亦若捷於影響。不勞廣布耳目而卽知。」彼強悍不顧。勢成孤立而無所依傍者。亦駸駸有

鬪志。欲與英美兩國背城一戰。彼等身係客籍。均爲紅種人。屢受英美白種人之侮弄。心甚不甘。不得不作僥倖萬一之計。故未幾出絕大之英雄。名般題亞克。前數百年。白人與紅人。偶啓戰釁。紅人輒衆寡不敵。爲白人所追逐。而氣大挫。今則轉弱可以爲強。轉敗可以爲勝。時有英國一城樓。號稱第太芮克。紅人謀奪此城樓。擬出奇兵以制勝。將槍頭藏於衣裳夾袋內。使猝不及備。趁此合圍城樓。令英國全衆收入網羅中。而後乃如錐之脫穎而出。但已爲英國所洞見。其計無效。般題亞克乃脫去。後紅人用戲毬之一法。此拋彼擲。使人不疑。利器悉暗藏婦人之衣服中。擊毬時。袒裊而出。衆皆看毬。他不暇顧。因於觀者如堵時。在婦人掌握中。取刃而出。往前進行。遂得城樓。此亦般題亞克英雄之全力也。

第三章 論美國抵抗印花稅

英國斯時用印花稅。爲征錢糧之法。當一千七百六十五年。英國自由。隨地皆

可得勝。法國與西班牙均敗。屬地悉在英國掌握間。英國視各國渺如彈丸。欲其以次臣服。爲歐洲大莫與京之霸國。雖有強梗跋扈者。終亦敗北投降。英國蓋如入無人之境者然。於是汲汲辦內地事。以屬地諸多背叛。桀驁不馴。先將內地肅清。其餘自迎刃而解。所謂清內地者。卽制伏屬地也。英國地方之長官。以爲屬地旣已佔據。不難爲所欲爲。遂視美國爲孱弱之國。凡本國已訂立約章。概不恪守。幾疑世界無一完善之人格。崛起爭先矣。論浮貞尼亞州。爲翟公父母之邦。生長於斯。理宜爲斯地之人民造福。何能袖手旁觀。當時克倫里亞自治局會長。對巡撫云。此律法實難應命。其不滿意於在上者可見。此會長名阿施約翰。亦甚能固結其全體者。但英國印花稅。已播告於衆。卽將強賣與美國人。百姓大起衝突。因合圍長官公署。迫令立退賣票人。并於衆前發一惡誓。彼等始相率譁散。而翟公身歷其境。還讀我書。不復與人家國間事。其局內聚會時。華盛頓亦廁入其間。復有各志士奇男。附此驥尾。敢怒而不敢言。自治局

正擬散會。忽有一羸瘠者。拂衣而起。亦係自治局委員。觀其外樸素無華。衣履減色。何意突如其來。竟能發人所未發之意。謂英國不得征印花稅。隨稟議員遞紙呈奏。大言炎炎。聞其聲者。悉舌橋不下。彼時此瘦士。恐以不入耳之談。使他人無辜受累。姑置勿論。以稍待片時。再作計較。及後思如泉湧。舌若瀾翻。有滔滔不竭之勢。其人爲誰。亨利其姓。拍提克其名。世所推爲庸中佼佼者。目奕奕有光。而身傴僂。其未出言時。碌碌無奇。及發爲言。無一不令人首肯。聲極闕大。使風雲都爲之變色。山川皆爲之改顏。卽觀於論諸王被刺客所殺。如羅馬國王有該撒者。被布魯特所刺。英国有克你王者。被克林威爾所殺。略舉數王以引證。已足使聞者膽寒。繼又言卓爾基爲王。語尙未畢。自治局諸員。一聆其說。幾欲掩其口而不得。因同聲一辭。極言此語實干犯國法。幸勿妄言。致蹈不測之禍。乃彼仍直言不諱。漫無畏忌。卒使自治局承認其說。事遂卒底於成。不可謂非拍提克將伯之助。美國十三州人。悉爲喜極。並將拍提克所云者。登諸

報紙。用傲後人。英國長官。知印花稅之終歸無效。乃言此事斷不可行。行之恐有障礙。惟時翟公當拍提克發議之日。徘徊門外。暗記不忘。用以書諸紳而銘諸座右。翟公與亨利本係舊友。時握手以爲笑樂。且於音樂亦有同癖。亨利之言。不啻如自其口出。翟公安得不默識於心。喜故人之有以匡我不逮哉。亨利曾研習律法。故又爲律法師。其在省內。無事時與翟公相周旋。亨利非翟公不樂。翟公亦引亨利爲知己。有權勢而聯絡聲氣者。則多心誹亨利。而從亨利。實不以其言爲切當物理。感洽民情。羣謂等諸瘕犬之吠。國狗之噬。彼皆攀援英之政府。與容悅卓爾基王。以揣摩意旨者也。况不以亨利爲然者。且不止此。卽翟公之戚眷親屬。亦覺亨利行事太過。未免目無法紀。以下傲上。獨翟公奉若畏友。謂此舉足以流芳百世。馨香千載。爲永立不敝之定法。所當服膺而勿失者。翟公平素呐呐於口。似不能言者。然筆底却推陳出新。不屑人云亦云。論亨利之學。較遜於翟公。例之華盛頓。則旗鼓相當。翟公所望而却步者。亨利之口

耳。當千七百七十六年。時正翟公學成畢業。平時并著日記以備參考。

第四章 論翟公被舉爲議員

此時翟公之友本州州長已死。新繼斯任者。爲波特圖伯。人民共舉自治局議員。翟公亦當其選。斯時英政府又頒行印花稅法。但此種印花稅。猶如今之關稅。較前者以一紙風行。稍有區別。其入口之關稅共有數則。一茶葉。二玻璃。三紙章。四油漆。此四者均有關稅。州長別立新異之法。招自治局數人。呼之來前。促其速赴公所。令公舉一首領。擔荷絕大之責任。後又傳集他事。無一非牢籠之妙術。施其很毒之手段。爲要挾之求。自治局員等。將州長所言之事。筆而書之。俾以作異日之商榷。乃簡選翟公使膺此任。特以寫稟之事相付託。而自治局後仍不用其章奏。另委他手。僉以翟公之語失之過烈。須不抗不卑。方無後患。自治局所釐定者。在英國之議員無代表。不允照輸錢糧。蓋以我等同在英國。議員苟無代表。錢糧將不能遽輸。征者自征。不從者仍自不從。其釐定章程

有如此。巡撫至是概不面允。勒令自治局散會。然而會雖散會仍不撤。重行組織。合衆集議。於大旅館作竟日之談。誓不達目的不已。權操之衆。於州長無與。州長不得過問。會衆均簽名以抵英國之貨物。自治局於是方解。名既簽定。合力併作。不簽名者不相強。簽名者續舉。州長旋遣自治局員至。告以玻璃油漆紙章三者。應輸之稅。皆可罷免。惟茶葉不免稅。是已廢其三而僅存其一矣。翟公此時。意欲釋放奴婢。以爲蓄奴乃大背於人道。同是人子。而黑奴獨不令與白人齒。能勿愴然。在昔英國數十年前。曾滿載非洲之黑奴。至美國之境。用黑奴爲隸畜。專以供僕侍奔走之役。於舟中循流至岸。苦不堪言。十者死去其五。翟公擬欲掃此敝俗。當選入本州議院時。運全謀於一心。所短者不嫻辭令。往往由人說項。而事之決也。則不恃乎人而恃乎己。此地有畜黑奴者。多不贊成其說。而掠賣子女者如故。火之燎原者不可嚮邇。遽加撲滅。將生殷憂。翟公所以不得不慮及其後者此也。雖然。奴婢縱未盡除。而救世之心則不少減。印花

稅既免。僅存茶葉。百姓稍順其旨。英國貨除茶葉外。凡人皆可以付價而購。翟公甚以爲怪。以此等人大率附教。翟公以前之舊宅。悉被焚燬。所保存者殘書數本而已。餘皆散失。因在買得撒那重建住宅。閱久乃成。

第五章 論北喀柔來那之離叛

北喀柔來那亦美國十三州之一。其時人民因於本州州長特賚恩橫征暴斂。擅作威福。且大興土木。以民膏民脂。專供繕築修葺之用。所有僚屬。大半沈溺於醉夢之中。昏迷不覺。百姓因是合衆集會。對待此事。意欲不輸國課。以爲抵抗。而州長懵然。仍派收稅委員。到處苛徵。將抗稅首領黑司邦慈拘禁。黑司邦慈爲貴格教人。人極正直。素爲本州人民所信服。人民於是決意獨立。將黑司邦慈劫出。挾之而逃。黑司邦慈在途間。仍爲官軍所追獲。還入獄中。因百姓之力。不足以敵官軍也。其後州長出一安民告示。以苛征之事。歸罪於課吏。云當懲辦。勸民切勿暴動。無如人民視爲敷衍之辭。其進行如故。州長乃卽調遣兵

隊。爲之彈壓。衆民要求州長。將自治局重行組織。方肯遵交錢糧。且請釋黑司邦慈。而嚴懲浮收之課吏。州長以黑司邦慈罪不容寬。又須罰以重鍰。而於課吏則不爲嚴懲。惟予以至輕之罰。衆民見其判斷不公。心益忿恨。遂糾合團體。羣謀叛亂。而劫獄焉。而毆辱官員焉。務求雪其宿憤而後已。至一千七百七十年。自治局議員集議官民調和之法。州長特邀請彼等至其公館內。開談判會。談論之間。無甚銜鹿走險之事。惟州長仍將奮其權力。不肯改其恣睢之行。意欲招聚卒伍。重辦百姓之抗言不服者。時黑司邦慈。適在自治局中。竟被黜退。其原因蓋以黑司邦慈曾於報紙上。播揚州長之醜聲也。既州長復嚴訂規則。禁止人民聚集大會。謂聚會人數。至多不得過十餘人。違者有罰。更不許人民購藏火藥槍彈等類。然此猶未足以顯州長之強暴也。彼於百姓之財產。非但不知保護。轉而藉口於謀叛一事。抄沒之以飽己囊。有犯法者卽科以死罪。從無罪狀之宣布。當其未獲罪犯時。搜捕四出。隨地皆有偵探。膽小者或暫避其

鋒。而膽大者不知逃避。反欲借其所有之衆。待州長來。爲合力拒捕之事。其時既無火藥。又無兵器。更無軍士叢集於此間。逮州長來時。衆民不動聲色。惟同聲哀求免冤。州長無他言。但云汝等各自歸去。速補未完之錢糧。按時輸入。不得因循。語畢。乃限百姓於一旬鐘時。商榷定妥。卽各返舍。緩者不貸。是時衆民因冤尙未伸。苦處更甚。雖州長之威。可以震駭庸愚。而敢怒不敢言之狀態。畢現於目前。故衆民卽垂頭喪氣而退。中有一首領。被州長截捕。縊死於樹上。更誅戮無數叛逆之人。另出賞格。有生得黑司邦慈者。賞以田數千畝。洋五百元。擒獲後當卽行正法。無待審問云云。觀此可以知該州長之殘忍矣。且州長所有之財。皆因抄沒人民之財產而來者。人民疾苦。絕不顧惜。於是有逃亡而至特尼西之界。爲開地之謀。以徐圖恢復者。英國政府。見該州長獨斷獨行。轉以爲有幹才。嗣後特賚恩任滿。繼之者爲馬丁。馬丁曾遞書與英政府。極言該地人民大受長官之害。確實有據。蓋雖同僚中亦不能掩蓋其劣迹也。

第六章 論翟公之完婚成家

翟公之結婚也。正合中國古昔及冠而娶之制。所娶係一少年之嫠婦。面貌溫麗。舉止端莊。無媿翟公之德配。翟公暫贅於岳家數日。後遂移居於買得撒那。相距不過數十里之遙。朝發可以夕至。其遷徙時正值大雪。路途溇滑。車滯不前。棄車而馬。至日暮始歸。歸家後。伉儷益篤。翟公喜彈琴。其妻亦善奏。此唱彼和。樂不可極。允稱內助得人。蓋非特優於貌。并優於德。因身係世家女。故於晤對周旋。不徐不疾。既工彈唱。復知書習禮。擅著作之才。卽稱以巾幗中之鬚眉。當無愧色。尤妙在談論不染兒女態。待人有惻隱之心。持家得管理之法。世之豔羨翟家婦者。亦莫不代爲翟公慶賀不已。逮千七百七十三年。翟公之岳父死。所餘屋產。悉爲翟公所得。惟其屋產悉典而非售。亦有宿債。翟公殊不合算。平昔視金錢如身外物。揮霍不計。特請繪師裝飾園林。可以招待來賓。更置無數名馬於此間。使地不至於虛設。及地購成後。核算賬目。其地不值重價。而翟

公之虧本實多。所缺以待補者。更不知凡幾。幾將築避債之臺矣。

第七章 論英國阻止美國之商務

英國發起一種關稅。名保商稅。志在實行。雖美國不允購貨。祇以本國爲範圍。而人民大起衝突。意頗不懌。欲在各地照購。將不免有反抗之舉。英國見美國之市面開大。貿易日有起色。眼饞者久矣。乃強迫其人民。在英國廣立市場。但爾時英國不能遽辦此事。其故因於英國正與法國西班牙起有戰事。故力有所不給。且懼美國人與法國和。於英國大爲不利。迨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英國戰事停。因將此等偷漏關稅之人。悉行懲辦。派一巡艦。切實調查。布置偵探。無論何處。見有美國商船。一律須經查驗。蓋防其偷稅也。其時美國有一小舟。駛行極捷。巡艦長都丁司敦見之。大呼驗看。而此小舟置若未聞。其行較前更速。於是都丁司敦揚帆追逐。擬超其先。卒因水淺。致使巡艦擱在海底。滯不得動。迨煞費人力。始得移至岸旁。而彼小舟已至布羅非敦司埠頭。毫無顧忌矣。於

是彼等細將此事。前後陳說。適有數人豪於膽者。親往其處。徑將此舟焚燬俱盡。英國政府。欲追究其人。盤詰其事。而大索卒不可獲。以知此事者斷不肯言。而行此事者均已逸去也。英國議院。知此案決難訪緝。乃改定章程。佈告天下。如此後有匪類。殘害兵艦。生擒後。當處以極刑。罰無赦。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浮貞尼亞自治局開會聚議。有數少年同在座。如亨利拍提克。及李先生兩兄弟。復有翟公。及翟公之友克爾等。互相商榷。細論如何辦此交涉。乃成立一會。專以採英國之新聞。爲最急之務。有時彼此兩邦。互成一遞信會。溯革命之事。始於浮貞尼亞。爲克爾所首倡者。旋令諸邦人合成此事。獨力難扶。衆擎易舉。克爾之用意如此。其不得已而革命者。乃謀成共和之國。非爲此野蠻之行也。翟公有此顧公益之友。信無愧於特立之偉人。在彼等謀之無效者。自克爾一出。於是頽然傾圮之塔。變爲巋然。不懼爲山之功虧一簣。美之合衆爲國。卽兆於克爾。但未數日。克爾卽愴然長逝。死後僅有一子。其婦撫養之。茲不具論。但論

該州長後將自治局破壞。因衆百姓各有異辭。不得任自治局播弄是非。徒亂人意。旋新聞會遞書與各邦。特請各邦簡選數人。游說各邦。使彼此不相牴牾。一結而永不解散。是時東印度公司。有一大公司。經濟甚爲困難。以主持此事者。賬目多不明晰。故財政不敷。英國免茶葉稅後。公司中之來購者較覺其廉。因擬在美國廣購茶葉。售之克里吞埠頭。并北喀柔來那諸境界。克里吞之人。各皆譁然。不願售公司之茶葉。特創設一大會。招衆悉至。謂我等不容袖手坐觀成敗。凡歡迎茶葉之茶商。俱令其告退。任茶葉價值之貴賤。毫不計較。我等均不向以求售。所言如是。其無心於售茶葉可知。關上人乃將茶葉貯於倉內。至三年後爲千七百七十六年。所有茶葉。抄沒歸公。另有一舟。逗遛於非拉得非亞。百姓迫令退回本國。不得在此間觀望。紐約城亦照此辦法。另有數埠頭。亦不允屯積茶葉。彼時在玻司吞城。衆尙游移。不肯遽退。忽有數十人。僞扮紅色之人。趁此直入。鼓行而前。突上彼舟。將所堆積之數箱櫃。拆之使破。沈沒

於海底。價值八萬元。英國卽時將玻司吞之碼頭。閉關不納。有商界在此。行互市之法者。概不收留。致使商界人呼吸不靈。含痛而無所投訴。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浮貞尼亞自治局聚會。時玻司吞城正有人來遞密書。暗透機關。以亨利及翟公數少年爲首領。并言我等當禱告上帝。屬翟公爲禱告上帝文。時州長敦摩爾伯。已將此數人之用意識破。隨將自治局拆毀。於是自治局自行改立一會。再作計議。暢言英國專行強霸之道。虐我一州。猶之虐十三州。我等當堅結團體。商論各州聯合之策。成一參議資政院。定於威廉司布克處齊集。各州均可派代表至。時翟公被舉爲自治局議員。又兼資政院議員。適有疾。不能前往。乃以書相酬答。書內言英國不能挾制美國之議院。且未能行專政於美國。我之議院。由我自爲管束。英議院不得干預。翟公又云。我一國人能自治。英國不能審問自治局。復不能撤自治局。英王乃人民之公僕。人民非其屬產。政府內宜以誠實爲宗。人當盡天職。守本分。識均平齊家治國之至要。他人任其

攀援。我美國之一部分。斷不屑爲此。如是則英王不能派遣一兵士來。故當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此爲最扼重之至論。英國閱其書。政府欲罪翟公。其同類乃共聚一日。虔禱於上帝前。外有衆教士討論道理。代英王卓爾基第三。潛心私祝。擬欲令其改易性質。州長不善其爲。於一千七百七十四年。邀各州人集一總會。此會無一定之程式。各州人民。以爲英國能自由。我等亦可以自由。孰知此總會興。而玻司吞人。於此一年中受苦無算。幸賴各地之人民。給以壺漿箠食。來助玻司吞。載粥滿舟。爲食於路。并有給以錢財者。是誠合共和國民之氣度也。方其時。更有一美人自英棹舟至巴提莫大城。載有茶葉甚夥。舟子駭然。衆亦不服。不得已。乃自燬其茶葉。併焚其舟。以在前本有不買貨之言。每歲且擇日作一記念會。未幾。登摩爾州長。提兵至歐亥歐州。攻客著野人。野人大敗。旋即求和。

第八章 論翟公之在買得撒那

翟公是時在買得撒那。建造屋宇。成一巍然美麗之鉅觀。其於律法亦素擅長。於成家以後。門內雍睦。不聞勃谿。家道亦極豐厚。所生之孩。頭角嶄然。時所居之屋宅。工程猶未告畢。每歲略爲鋪置。由始有而臻富有。屋內喜繪圖。著以美術。益煥光彩。并代爲鄰人塗以丹青。飾以水墨。凡有求者無不應。現望見翟公顏色者。羣呼爲美少年。固一騎馬翩翩之公子也。然翟公至晚年。其豪興不減於少壯。築室一節。白頭猶如故焉。後建浮貞尼亞大學校。四面佈置。井井有條。翟公於測繪事。弗假人力。其所畜之豚豕。所豢之牛馬。莫不各有名稱。偶一呼叱。按名卽至。是時翟公固尙隱居也。翟公之婦。亦聘請樂師。教以律呂聲音之學。而翟公每日則限三句鐘。爲奏樂之時間。每於其友拍提克來。翟公偕之。研究樂學。藉爲無事時之琢磨。其公館之內。食指甚夥。計有婢僕八十餘人。友朋三十餘人。飲食一切。翟公待之無異言。卽如其友克爾之死。翟公照護其婦。提攜招待。猶如克爾生時。并邀集於一處。令無失所。蓋翟公與克爾。固以朋友之

至好。而兼姻婭之親者。在家時。翟公有親友以破其寂寞。作工讀書。相安清靜。得養心寡欲之法。生一女。初離襁褓。步履尙未能穩健。翟公撫摩之。有慈愛之道。其待人尙寬。無疾言厲色。人近之者。如入春風座中。翟公之心。以爲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人未樂者。我不敢先行其樂。爲人極聰慧。且善與人交。凡讀書之儒。一接其面。歡若平生。雖以素不相識者。亦與翟公相交以道。相尙以誠。至如愛國之男兒。并莫不深服其至性。知非炎涼冷煖中人。他若里居與翟公相密邇者。更朝夕共通款曲。如通家然。間有一二姦詐之徒。以爲翟公可欺。以其方。欲設騙局以相嘗試。殊不知翟公寓精明於渾厚之中。乃推心置腹以待人。非真庸懦無以自見也。故凡新學界人。及管理政事家。多望而生敬。不聞有玩侮翟公者。出門旣如此之平易近人。宜乎家庭之間。孩提之童。則知愛其親。閨閣之婦。則知尊其夫。推論翟公一生之歷史。其殆君子人歟。

第九章 論美國各州議會之聯絡

在前翟公尙隱居不出。而今則可以有爲矣。當一千七百六十五年。瑪撒出色州。已建立一總議會。爲印花稅。曾集議一次。所商訂者。各地能自征錢糧。不勞他人代征。有罪者可由陪審官宣其罪狀。官不能徑行定罪。且定罪祇得在本處。一千七百七十四年。非拉德非亞亦建有總議會。此間人民。悉忠心愛國。不知所謂革命。告以獨立反抗等情。彼不知也。彼等所希望者。祇欲懇求英王免去種種苛政。兼欲抵制英國之貨物而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翟公在利企門議會中。運籌各節。適亨利拍提克。欲與英國奮戰。戰雖未見。正當預備之時。卽以華盛頓爲革命黨之首領。州長登摩爾已知此事。乃將火藥局速行保衛。使不至爲衆民所劫。復命兵士將火藥運置兵艦之上。而革命黨人。於祕密之地。廣布黨羽。爲聚議所。亨利復提有重兵。悉屯駐於威廉司布克。登摩爾知危在旦夕。旋出告示以安士民。而已則攜其家眷。潛匿於兵艦內。以避其鋒。拍提克素豪於膽。并不以登摩爾有備。遂阻其行。至是仍率兵前往。登摩爾心怯。四顧

徘徊。苦乏奇策。不得已。向彼處人民商一變通之法。云我當籌備火藥。賠償汝等。幸勿再生事端。迨結算以後。出款太鉅。所費實多。登摩爾焦急之至。而拍提克則已拂衣而去矣。登摩爾復用其前技。又將告示懸諸國門。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登摩爾仍在自治局講和。爲弭兵之計。自治局員來時。各攜兵器。用以防患。復隨帶獵者之衣。如開戰形狀。非拉德非亞之總議會。以壤得福爲首領。壤得福本在此議會中。今特舉爲會長耳。卽聘入自治局。提論各事。自治局中。派翟公在非拉德非亞總會。執筆爲奏文。呈遞英政府。其意蓋不欲戰而欲和。奏文中聲明我等自輸錢糧。於本國亦輸錢糧。於英國之總處亦輸錢糧。但政府不得勒索我。此後訂某州自行交租。某州總輸英國之租。循序而進。毋相強亦毋相奪。奏文內所言。如是而止。然衆議員之意。猶以爲未足也。蓋因自治局中諸議員。仍有冤憤待雪。在翟公奏文中。尙有未發之義。所謂未發者。以美國之民。不欲受英國之約束。復不能提訊於英國之前。翟公奏文。尙未議及此事。

故衆議員之意未滿。其時美國蓋欲自治。非但錢糧一端。似奏文未足爲主。其中之缺漏者實多。然翟公之名至是大振。仰望翟公者。實欽佩無已。當翟公到總會之日。忽有開戰之消息。突如其來。傳聞柏克山已見仗。凡屬愛國人。乍聞此信。莫不爲之心悸者累日。過五日後。總會簡派委員。上書於英國政府。謂係彼等自主之意。我爲何無故召兵。已有繕寫奏文者。多寓不允之意。及後聘翟公書奏文。而不允者如故。以爲語過切實。難保不激成大禍。究宜慎重爲是。乃另選一人。恭書奏文。不犯忌諱者。至是方用此文。英相那特伯。有書至。云欲主和。翟公作書覆之。翟公之於言語。不大敏捷。然其行事甚有把握。凡他人所難以措置者。翟公每處之裕如也。爾時美之人民。順服於英者少。而離畔者多。蓋以英國官吏。大率齷齪卑鄙。志在貪財。復行苛政。百姓皆敢怒而不敢言。其居在南方者。因有關稅。痛恨此間隸役催租之人。而居在北方者。亦不贊成英國之關稅。以礙於製造之故。英國議員。多藐視美國人。專以壓制百姓爲勝算。百

姓之積怨於何而消。英國亦捕獲衆民。至其本處問罪。又其甚者。駐兵於玻司吞。以爲威壓地步之一事。玻司吞卽瑪撒出色之京城。亦有將瑪撒出色之憲章。去而不用。另行律法者。且美國之京畿小。不足以保屏障。固邊疆。特開闢於南。使康那德地界。推之使廣。而玻司吞城。亦未幾關閉。衆民見此形狀。幾躊躇而無所容。狡焉思啓者。已非一日矣。此係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前事。蓋人民已有反噬之意。第未實行耳。當一千七百七十三年。有亞丹司桑穆爾者。其人暢論自由。謂各州欲得自由。當顯揭民主之大義。於革命事多直言不諱云云。西方各國。凡飲酒輒行舉杯爲號。歷年以來。美國之宴會。在座人於舉杯時。輒唾罵英國之政府。其以背畔二字矢諸其口者。蓋由來已久矣。

第十章 論卓耳加州之政治

卓耳加州。亦十三州之一。全國中以此州爲最貧弱。英國曾助以一兆元。此州人稀。尙未開化。野人強悍異常。屢有戰事。美國之白色人。汲汲欲占其地。以爲

已有。故客籍蠻野人。遂思逞野戰以決勝。一戰再戰。屢試不疲。白人僅二萬五千人耳。當其時。英國任命芮特爲該州州長。時人民正爲反對印花稅。而集衆聚會。商酌此事。但州長不允自治局。派遣委員在總會之地。衆民乃欲奮其一臂。陳列兵器以奮戰。非敢操必勝之權。但恃有無懼之意。在州長意中。則擬保護此印花稅紙。但此紙無處可購。百姓乃急謀抵制貨物。且瑪撒出色州。玻司吞城。爲英國所侵侮。卓耳加邦。亦代爲之不平。其間人民。仿照克爾當日所創立之通信會。書札來往。呼吸時通。特遞要函於其內。并助款於玻司吞人。以是處窮而無告。故給以米復給以錢。有貴格會。受英國之困。逃至卓耳加州。玻司吞人不服。彼等亦不服。於是卓爾加州之民。集會欲整理戰事。乃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起兵發難。先劫火藥局。計所劫局內之藥料。共有六百斤之重。百姓於劫局後。招保國之委員。商酌善法。其中自治局預備一兵艦。復掠得英國一兵艦。據爲已有。得火藥一萬三千斤。送五千斤至非勒得非亞。云我等因不革

命而死。因自由而生。百姓於斯時。大率以自主爲目的。視州長毫不介意。亦招民兵。亦收關稅。不允英國兵船入埠頭。而英國派三兵船。滋事更甚。民軍之元帥黑柏爾山。往州長衙署。大聲疾呼。云汝當爲我之囚。亦太無約束矣。百姓自治局。另公舉一州長。名布納克。惟此人不幸早逝。卒於千七百七十七年。布納克之母。爲總統郁慈斐之親戚。是時百姓中有軍人之責者。寄書與華盛頓。云此地極其卑弱。貧無藉手者。往往喜談革命。黑色之奴。猝不易制。生地之野人。亦凶險難馴。現積有一萬精兵。人心甚爲惶恐。我等賸有三千人。勢懼不敵。蓋急於星火。不得不報告情狀耳。是時州長芮特。逃至英國。數年始歸。事迄不成。

第十一章 論浮貞尼亞州之自治

浮貞尼亞之州長登摩爾。自逃去後。該州政治。悉歸保國委員主持。卽以拍提克爲帥。斯時登摩爾廣招黑奴。蹂躪其所至之地。地名那弗克。及後英國登摩爾敗。退於兵艦之上。用兵艦將附近之數城燒滅。那弗克亦在其內。有拍勒其

人者。曾購一書。爲美國撒音氏所作。暢論英國燒燬之酷。爲流民繪成一逃亡之圖。是書能感發美國之羣衆。激起其公憤之心。并能以己之自由。勸勉人之自由。斯時美國各州人。幾乎各以自由爲目的矣。有臬勒森多馬其人者。爲浮貞尼亞州之首富。於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在彼處自治局。倡議不依附人。亦不抗違人大旨。因有總會。需本州委員。創立一自主章程。顯出美國之自由。此議通過。彼時衆軍人。一聞此言。各皆放礮。歡迎首倡自由之人。贊成進行自由之語。特豎立美國旗。以示堅固不撓之意。試舉其最先者。如蔑森卓爾基先生。所出自由規則。條分縷析。實浮貞尼亞州第一之規則。爲第一自由之百姓。宜乎一倡百和。聞其風者。直如斬木揭竿而起。故在非拉德非亞資政院總會處。有一李亨利先生者。身係總會委員。願擔任代表之責。欲於此總會處。細閱自由章程。俾他日不難聲討英國之罪。其有背叛主義可知。然其間亦有遵守英國之成命。服膺勿失者。服者服。違者違。非可出以勉強。亦無藉於震駭。時有亞丹

司約翰頗以亨利之言爲是。擬立辦此事。聞亨利言。不啻如自其口出。然在英國正調遣兵艦。至南喀柔來那開戰。被美國民軍擊退之。此美國之以奮往開其先聲也。

第十二章 論華盛頓之政治

是時南北不和。各持意見。北有兩亞丹司。一爲約翰。一爲桑穆爾。以前北方毀棄茶葉。先已倡其首。而尙無他處之步。其後思謀之於南方。聯爲同類。而所最折服者。莫如華盛頓。共舉華盛頓爲首領。猶之春秋時代。推一盟主之氣象。蓋彼等多仰望於華盛頓一人。華盛頓幼時。爲人極其英俊。略有憨頑之性。而穎悟實超異凡兒。門第本世家之裔。却不以富名。先爲英國之水工。後爲測繪師。代英國巡撫。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此事極險。恐有僻地人暗制其命。而在華盛頓。則冒險而不避。於此享其利。兼得地而有之。以有財。卽移作購地之用。蓋履險如常。虎之尾不必皆啞人也。卽如曩者翟公之父。售開荒之地。亦與此。

相類。惟能特自樹立者。乃可以建非常之功。而華盛頓之歷史。尤不止此。其於歐亥歐洲。有一大公司。置地以占據其地。得地以後。如各色帶服。珠之拖於紳下者。及華麗之帳。濃郁之酒。均無不購。大獲其利而歸。諸公司購地時。華盛頓適與其列。法國人誤將此地。當爲法國所有之地。突出其野蠻手段。不顧曲直。竟將英國諸公司。悉行逐出。故華盛頓亦得數十萬畝地。華盛頓之革命。不從速而從緩。恐一決裂。將生後悔。且其中有難者。恃英國人定其地之多寡。分其畝之長短。不克驟展其權力。斯不便遽行革命。華盛頓之成婚也。娶一寡婦。得幾十萬元。爲富家之女。安享尊榮。不耕而獲。然非爲守財之奴。使人譏大腹賈也。後華盛頓革命時。賴有此婦。得以揮霍金錢。備軍糈。飲食之雜費。其居英國。仍爲英國人。不改其籍。且與生地之強悍者戰。頗著大功。在前與登摩爾有舊交。暫時不談革命。以礙於情面。未能絕交。彼時拍提克爲首領。而華盛頓尙不遇時也。然華盛頓終無愧乎英雄。其貌極壯健。威著凜凜。貌顯堂堂。力之大蓋

無有與之抗者。尤可貴者。能守苦食貧。不以偃蹇而挫其志節。喜馳馬。如矯健之游龍。眼則入定。似僧之坐蒲團者然。居常不多言。不事營積。不肯阿附流俗。彼仰慕華盛頓者。心敬其人。爲其鍊膽之堅。愛國之篤。故願舉爲首領云。

第十三章 論美國之通告獨立

是時美國總議院。欲振發精神以行實事。於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衆。仍行文明而不行野蠻。敬告於英王之前。以哀求英王。英王全不理會。且下詔云。美國已叛。凡有地方滋事等情。我不能保。英王乃招歐洲各地買兵。送往美國。以平內亂。其中所募之兵。有多得之赫斯國者。並在康那德處。派人鼓動野人。使戰。饋送野人無數酒與紅布。且多給以火藥兵器等類。當日柏克芮里拉州。業已早叛。曾有柏克芮里拉之檄文。布告一切。爲首行與英國反對者。外有一若德島。亦美國之一邦。復追隨柏克芮里拉之後。在後有買斯及斯州。集議紛紛。大旨皆爲不服君主計。最其後者。爲浮貞尼亞州。總議院爲此之故。乃出檄書。

布告天下。檄文爲翟公手筆。翟公草創之。而總議院復潤色之也。內有數人。不肯簽名。於是本邦另選數人。書名於其後。翟公喜極。預卜其事之必成。但檄文中所用之文辭。議院恐有失之過繁者。遂代爲刪去。翟公文中。有顯責英王收奴婢事者。此一則彼等不用。以彼等居於北方之人。亦多染此惡習。南方亦未能免此。語中有刺。不宜大書而特書。翟公到後。喜此事之果成。碑碣之前。亦書檄文於其上。云此事由我而就。不難勒石而銘。卽如今之民國首事人。使各黨共和。亦此意也。此誠最重要之策。卽所謂時不可失者。浮貞尼亞本洲人。皆知我等與英國。有主分不主合之勢。向爲奴隸。受其羈勒者。今則已釋放此身。於英國有瓦解土崩之概。觀此熱誠。百姓之盡心爲國。如被其髮。纓其冠。往救鄉鄰之鬪者然。蓋不獨浮貞尼亞一州。團結其力。卽各州亦如拔幟者之爭先。有爲此事而開會者。亦有設筵席。及放礮祝賀者。無奇不備。亦無美不臻。此誠世界之一大觀也。在卓爾基州。彼等有出柩以惡詛之者。且不但惡詛。并一路笙

簫四面喧聒。齊來歡迎以爲送殯之舉。殊令英王魂失魄散。氣爲之短。膽爲之奪矣。

第十四章 論翟公在浮貞尼亞之事蹟

法國政府。見美國悉行舉義。不依附英國。而聯其兵。甚爲懼慰之至。以爲彼兩國相持。爲鷓爲蚌。我卽可爲得利之漁人矣。蓋法國正苦無術。以播弄英國。今趁美國有事於英。我卽於此擣英國之瑕。而抵其隙。俗云。家庭不睦。外人遂來欺侮。觀法國之於英國。良可驗矣。法國欲暗助美國。不敢出以明目張膽。而出以小心。旋遣一高年之委員。往非拉得非亞之京城。此委員忽往忽來。時行時止。身中并無確切之實憑。使人無可防。而但相時以動。惟年高者最能善於觀變。而立言無不得體。其對美國之議院云。法王爲汝等之友邦。既係友邦。則彼此有無皆可相通。如汝等需錢需兵器。我卽著使立送汝處。以應爾等最急之用。議員用是。乃派委員寄信到各國。與法國互結其團體。永不復離。爲友朋兄

弟之至好。未及數月。法國時有貲財寄來。不以國內大空爲懼。美國亦簡選得力之人。往法國去。得軍餉兵器。美國正不得不借重於法國之財與兵也。是時美國之議院。派欽差至法國。爲翟公與番克林。及的恩三人。此際翟公已退出總議院。居於浮貞尼亞自治局。議院請其通使法國。翟公欲去而終未去。因本州之章程。尙未部署妥貼。何能商酌其餘。翟公於此。誠費其沈吟。而未可草率從事也。蓋浮貞尼亞一州之人。守舊者多。而維新者少。亦有國教。往往誘人以迷信。而令世人售其欺。如老大之中國者然。其地舊俗。繼產者爲長子。不能賣地以清債。有孩提者當入監督會。不入卽指爲犯法。與作奸者同一罪名。而於貴格會。不令其入國。有來者卽麾之於門外。律法中有云。外教人。可以焚死。有一人不篤信上帝。父子神聖。一例有罪。不能充官長之列。人死當留產。却不當代人保產業。并嬰孩亦不能保。所入之款。十分之一交之教會。平時常於禮拜堂聚會。縱有律法官。不得時來過問。惟有一事。十分之一。付之教會。大官於此

中可以染指。則已劃定界限。而未容訛舛。蓋彼等之官。借是可以增長其財。故於他務或視爲不急。而所訂產業規則。固刻不容緩者也。自有恆產傳與長子之說。於是勢家大族。在浮貞尼亞州。開筵會客。議以法律保衛其財產。如奴婢不能分。財亦不能分。地亦不能均給。須歸長子承認其產。此乃勢家從前之舊式。由此所以長爲勢家。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以爲此產乃百世之業。地總爲其所有。凡勢家傳家。大半如此。復於其間。出磊磊落落之英雄。崛起者。僂指難數。然究不能無一缺陷。故翟公以爲在此一面觀。固極其盛。而在彼一面觀。仍有所失。占地之事。殊不合理。以人不能均平。雖有地者。亦暗爲咨嗟。不無損失。恐有長子不肖。而次子肖者。其害之彰明較著者。有如是。而要以害及百姓者爲最鉅。因勢家占地太多。百姓至毫無尺寸之地。可以憑藉。時局到此。富者富數世。貧者亦非及身而止。且貧及子孫。惟翟公無貴賤之性質。絕不以勢家爲可傲衆。蓋以人能自成其美。無所謂君子小人。何必遽分高下。往往有讀書之人。

誦詩習禮。至不能餬口。而幾於窮困至死者。彼時偶著一論。極言均平。卽將窮苦以老死溝壑。言均平者固窮苦。而攀援富家者。非特不至於窮苦。且財擁其身。天下無此傷害人心之理。雀食於樹。魚游於水。皆自由自在。必養成民國之資格。盡人得食。世無極富者。亦無極貧者。必令其稍有希冀。而斷不可遽絕其望。故翟公爭此事爲最急。其出也非輕於一出。出其所不得不出。當出而與勢家力爭。俾占其勝而不占其敗。及後翟公之願成。地卽可以自購。不拘於地與長子。接續其產。卽庶子支子。羣弟兄亦得所分焉。此其所以爲世尊貴。望見翟公者。知其非尋常人。尤喜其公則生明。誠則無欺耳。

第十五章 論華盛頓之戰略

登摩爾在浮貞尼亞州長任內。既已逃去。而該州人民。卽公舉亨利拍提克爲州長。任至三年。翟公被舉。於一千七百七十九年六月受任。其時華盛頓爲民軍大首領。更有兩首領。一爲買特格陌里。一爲愛爾挪得。此兩首領去攻康那

德不成。華盛頓亦屢爲英人擊敗。紐約城陷。美國至是。根本幾乎動搖。幸荷蘭與法蘭西二國之助。得以支持。當此之時。法國有一英雄。名拉非愛特。於初成婚之日。卽投筆從戎。奮然而至美國。蓋彼以救鄰爲急。不知有家也。其餘如波蘭國。亦遣兩英雄。一爲拷斯起阿哥。一爲布勒斯其。無非視美國之事。爲一家之事。故選此兩英雄。出而救其患。其他愛爾蘭國。亦派人援助美國。合數國之力。爲美國作臂指之用。要非迫之使來。乃此數英雄。爲愛國而作奮不顧身之計。救災恤鄰。此數國有焉。及後華盛頓。戰勝於特忍吞城。英國大將布爾該恩降。是時美國有轉衰爲盛之勢。惟華盛頓自統兵以來。終究敗多勝少。因是總議院中。有欲不用華盛頓。而屏之閒散之列者。彼時大城。多半歸服於英。僅有巴斯敦。尙屬美國。由人心惶恐。岌岌不能自安。然華盛頓苦戰不已。獨立弗懼。雖議員州長。間有異議。而華盛頓從容如故。其英雄節概。可稱爲美國第一男子矣。

第十六章 論卓你司保羅之事蹟

英國海軍最盛。其兵艦分布各處。力足以制美國。但美國亦於是時操練海軍。以爲兵事上之預備。國中最有海軍知識者。爲卓你司保羅。其人未遇時。爲舟子水工。流落江湖。與篙人爲伍。及後入行伍有功。遞陞爲水師首領。當奮戰時。保羅充作水盜。椎掠海嘯。悉聽其所爲。遇英國船之來。輒從而騷擾。所聯絡之同類。固均習水戰者。其爲人膽略最大。雖以河之廣。江之深。亦絕不畏首畏尾。東西南北。一聞保羅之名者。莫不有戒心。且非僅蹂躪英國之兵船。并將無數英國之商船燒去。其舟之來。使人猝不及防。大得兵家用智之法。雖以英國若大之兵船。既爲保羅所偵探。卽不惜以堅攻之者。而拆毀其舟。法國一聞此信。亦假借保羅數兵船。佐其銳氣。而壯其雄威。孤掌難鳴。今復有指有臂。當無難以狂風而掃敗籜。英國至是受害既鉅。驚懼交集。手足失措。未嘗不歎美國之有人。保羅之爲水盜。不拘其地。游行四方。其殘害英國之兵船。蓋無已時。其領

帶之舟。突與英國大兵船相遇。保羅不爲巷戰。而爲水攻。但船爲老船。不甚堅固。被兩礮炸裂。英國將於此時。迫令保羅降。保羅云。我尙未戰。如何言降。固安然。泰山之難撼也。乃以己之船。與英國之船。兩相連結。拚命前戰。毫無懈志。無如此老船。不能抵制礮之衝發。因以炸而驟裂。戰時不在晝而在夜。保羅於夜內力戰。卒以船毀。正將沈底。內有請降者。保羅立將投降之人鎗斃之。英國之人。遂往前傷其船。保羅仍鼓其餘勇。爲敢死團。擬拯救此船。使不至沈沒。彼時法國兵船。誤認保羅之船。爲英國之船。趁此急攻。有進無退。以友朋而誤作仇寇。殊爲可詫。觀者於此。竊爲保羅危。然他人縱欲降。而保羅知有戰。不知有降。若再逾數時。其船如膠舟之解矣。不意保羅處將死之地。忽轉死地爲生機。英國兵船。於此時已敗而降。保羅可謂適逢其巧。暗有天意寓乎其間者。尤妙在英國船降之後。保羅之船。旋即沈於江底。英國似恐保羅船之沈。特來降而移作保羅用者。故保羅舍己之船。而用英國所降之船。使英國之船終不降。或再

待數時而始降。吾恐遠水難救近火矣。天下皆以保羅此戰爲不可多得之名將。俄國之太后特錫以重賞。而寵封以官。丹王及法王亦并於保羅有酬庸之典。驚爲歐洲之異人。是時保羅正在荷蘭國。英國人因被其虧累。將求荷蘭國人。擒獲保羅。送至英國。由此得嚴加懲辦。保羅不欲使荷蘭作難。因往法國。後代俄國攻土耳其。却不大滿意。及後在法國養其餘年。退老林下而死。死後。法國革命之臨時政府。給以棺槨。其參議員亦著人送保羅之殯。獨美國公使視保羅之死。有如陌路。蓋僅知與權勢人相款洽。又烏能識英雄哉。

第十七章 論英美兩國之鏖戰

英國以法國助美。更爲懊惱。心有所不甘。氣亦有所不下。而美與英。本若不共戴天之仇。自此英美兩國。戰事益形劇烈矣。英國先遣兵隊疊次至浮貞尼亞州屬之芮涉門城。肆行搶劫。後復暗通美國之賣國臣艾羅得。提兵侵犯浮貞尼亞。而浮貞尼亞之兵隊。在昔尙可以支持。今爲元帥華盛頓分撥數營至他

處駐防之故。兵力用是單薄。當此之際。有怪翟公不救浮貞尼亞之京城者。殊不知身處局外。立論較見其易。而在局中人則勢處其難。翟公以力有不足。非真膜視而袖手不救。疑翟公者。殆未就翟公所處之地而言。時華盛頓亦有書至。英國之兵艦。正於此時飛渡而至。惟相隔數百里之海道。道路驚疑。其何能保。華盛頓在美國以北。而美國以南。無大元帥如華盛頓者。元帥能操兵事之全權。非元帥則全權卽無所屬。可見遇有兵事。當以元帥作總機關。美國以南諸首領。究不足以成大事。蓋彼等以本鄉之人。練本鄉之兵。其聚衆當先。長驅直入。非在華盛頓之治下。更集有無數英雄。或攜數百人。或攜數千人。各自聯其羣而合其衆。若使有元帥在此。當不至事務淆雜若是。故無帥猶之一家之無主。男女婢僕。往往爭鬪迭生。操戈於同室也。第英國雖得有若干城。仍不足與衆英雄爲敵。英國之兵。勝如不勝。而美國人猶崛強如昨。仍存萬人吾往之心。雖千萬人蓋亦視若匹夫。今日敗。明日再戰。雖敗并不覺其敗。且作轉敗爲

勝之想。現正屯兵於土耳其。誓欲報復此仇。而戰心不死也。

第十八章 論約克吞之戰事

美國人於復仇戰勝後。欣欣然有喜色。英國人至是。其鋒大挫。先是斐骨森頗有戰略。自戰死後。英國易特勒吞爲將。其人之膽壯。亦與斐骨森相近。惟性太暴。能剛而不能柔。凡見人有掛白旗者。悉殺無赦。其戰之地在考彭。兩國此時固所謂秣馬厲兵。詰朝相見也。英國幾乎大勝美國。惟不克臨事而懼。以疏忽而終歸無成。美國之衆。見英國之不足畏。乃回攻英國。而夾其兵。特勒吞乃遂逃往他境。先則斐骨森領一軍。後斐骨森死。特勒吞復領其軍。然皆分軍。而大軍尙未到也。此時乃爲克恩華里帥。大軍兩相對壘之時。克恩華里爲英國帥。格芮音爲美國帥。英軍誓欲奪美國之旗幟。知有進戰而不知有退守。美國之軍人。此際甚爲貧苦。然却無怯志。姑退其兵。稍事休息。以待可用而後用之。克恩華里。見美國之兵既退。隨攜帶其兵。奮步而前。意欲窮追美軍。以張擴其餘。

勇也。不意躍而先者。依然大敗而奔。蓋美國之兵士。雖缺於衣食。然自能振作其精神也。厥後。美國之格芮音帥。往南征伐。掃除南方之英國人。在前騷擾此地者。英國聞格芮音之兵來。遂退。是時翟公之居第。已被燒燬。所有奴僕輿馬。向供翟公之服役者。今已不知所之矣。當美軍退至浮貞尼亞時。適克恩華里來至其處。法人拉非愛特。仍舊在美國爲帥。美國特屯駐其兵於馬佛恩山。扼要以守。據險而臨。蓋依此爲半壁之保障。而英國克恩華里帥。猶在不知不覺之間。時華盛頓正在紐約城。圍英帥克倫吞。法國之水軍。時猶未來。此際資政院之總議員。目覩其境。大爲躊躇。覺番克臨之爲公使。任事毋乃太緩。故又派一公使洛恩司約翰前去。以佐番克臨公使之所不及。是人既得錢。復得兵船。左宜右有。爲所欲爲。英國克恩華里帥。刻駐兵於約克吞處。一擊不中。復圖再舉。向猶選將。今則命駕親征。克恩華里。固自以爲陳兵於要境。吾則不能不代爲之危。以美國人之合圍克恩華里。將如獅子搏兔。用全力以對付者也。故克

恩華里。急望英國兵船之來救。在旁觀之。揣度華盛頓者。以爲逗遛於紐約城。必不移師於此。孰知華盛頓固英雄而兼智者也。智者之所見。必非愚者所能知。其棄紐約城而至約克吞。正以示克恩華里高視闊步。全不預防。彼乃得乘其隙。而繞道以進。英國人之不來救。已隔數禮拜。而克恩華里帥之望英國水軍來。蓋逾於飲食之於飢渴。英國之帥。則禱祝英國之水軍早至。美國之帥。則切望法國之兵船早來。兩軍皆待救兵。後仍法國來在先。而英國在後。法國之水軍扼於岸。華盛頓之兵抵於陸。兩面對攻克恩華里。最後英國之水軍至。而英帥所有之水師。先已敗逃。美國因進圍英國之軍。於約克吞城。首一人入城者爲哈米吞。次之者爲洛恩司約翰。而英國之南軍。遂爲降虜矣。

第十九章 論美國南方之戰事

約克吞城中人。最著名者爲臬勒森。其人爲富家翁。曾任某州州長。當戰事初興時。臬勒森將所有之財。悉行輸出。以助軍需。古者之毀家紓難。輸財助邊。如

臬勒森者。可謂兼而有之矣。平昔人每言美國北方之戰。最爲特著。而南方之戰。不大見。實則南人之強。亦不亞於北人。蓋其中有英雄俊傑。伏於草澤中。戰之日。美國以西。與生方人接戰。英國并派遣兵隊。以助生方人。生方人之戰局。一開。殺戮極爲利害。其殺人也有如刈草。將美國過去之人燒死。更有婦人亦被擄爲妾。亂離之際。慘不堪言。凡斬獲一首。英國必犒以錢。如上古之獻俘獻馘者。是時有美國人衆。於西方開疆拓土。非真好大喜功。亦以不趁此時開荒。將後日并無開荒之暇。故不得不爲其難。其居於此間者。竭力致命。有死無二。於戰從不退縮。凡夜間有酣睡者。每置兵器於牀枕之畔。用以防身。英國以爲大不利於本邦。特廣結生方之人。與之合攻美國之展拓新土者。時美國有克勒爾克其人。至州長亨利拍提克處。要求給以兵符。使之圍攻英國之客著人。州長嘉其志。准之。付以三百餘人。護送以船。復給以錢。是爲一千七百七十八年之事。英國聞克勒爾克統兵至。卽派生地之偵探。來擒克勒爾克。而法國人

則與克勒爾克訂和。英國之目所注射心所屬意者。未必果能達也。是時衆頗服克勒爾克之有膽。後客著人降。英軍敗去。克勒爾克遂征服歐亥歐與邑里那等州之全境。

第二十章 論翟公隱居時事

當一千七百八十一年時。翟公甚不得意。居破屋中。既遭風之烈。復被雨之漏。無聊之況。憂患叢生。蓋浮貞尼亞本州無兵。且以屢戰屢北。殊難爲懷。有人深怪翟公不知兵法。坐守空城。不能燭照於數千里之外。然怪翟公者。僅執一時之勝負而言。究未思翟公手既無兵。且一敗卽不得不逃。敗將狼狽。又何從兼顧他人。翟公亦不暇與之辨。卽任勞任怨而出。人舉之爲議員。翟公將於爲議員時。對付前者深怪翟公之人。乃責翟公者。并不敢來對付翟公。而翟公於斯時。遭家不造。所生之女既死。女死後。其妻又死。蓋其妻生此女時。爲逃難時所生。以胎產受驚。而遂傷其命。翟公晝夜照料其婦。既勞其心。而復勞其力。迨

其妻死時。翟公驟聞此信。幾昏暈致斃。觀其鬱鬱於家。沈悶有數月之久。翟公之婦。請翟公以後不再續娶。翟公業已面諾。後果不背其妻之言。至老守節。歷久弗衰。翟公蓋亦深於情者。其妻沒後。鰥居四十四年。瀕死之時。并留其妻之髮。與簪珥數件。以作記念。誓不忘死者。以取古人同穴之義。翟公之婦。生有六小孩。兒女累重。致以生產傷其身。宜翟公之感念其妻而不置。翟公暇時曾作一書。講本州之政治。所紀載者。皆要言不煩。其書中之文采詞藻。卓有可觀。并發明天象之理。如清風明月。景星慶雲。四時之景。凡有可歌可泣。可喜可愕者。一一皆筆之於書。如身入畫圖。觸目皆成生意者。然翟公之書。其文既昭垂不朽。而亦於其中附理財學。且不但言理財。亦描摹各處土俗之形狀。與黑人之性質。翟公之爲此書者。因有法國公使欲知美國行政之所在。託其爲而爲之也。是可知翟公閒居時所作之事。固不必披髮以入山。亦不必臨流而賦詩也。

第二十一章 論翟公在總議院時事

一千七百八十二年。總議院請翟公爲法國公使。翟公於是悶極而舒。行將大有爲於世也。既受命。預備啓程。適英國與美國和約已定。脩好無猜。翟公以爲此後別無交涉。公使之命。即可取銷。不果行。未幾浮貞尼亞自治局。舉翟公爲總議院議員。是時華盛頓欲退元帥之位。因鄰國之戰局已終。不必爲駑馬之戀棧也。華盛頓既志在退位。翟公當思所以酬答華盛頓之禮儀。遵守大將解兵柄之規則。拜將時既有大典。斯退將時亦有舊章。翟公於此。安得不照行其程式。惟其臨事而懼。故能好謀而成。凡回答華盛頓。與燕享華盛頓者。悉由翟公擔荷其任。翟公不以舌辯見長。遂以筆而代其舌。以論而縱其言。所謂酬答華盛頓者。出於翟公之論說。其確與否尙未敢必。然而所言亦頗近似。議院派數人爲財政員。有翟公在其內。將以暢論國家錢幣事。以試驗如何結算。如何核價之高低。如何核賬目之盈虧。卽於綜論時而得其要。亦財政部之一大機關也。其後議院卽遵用翟公手定之法。爲理財者之準繩。翟公同瑪爾已師。合

辦近今之錢幣。翟公不用鎊。一鎊五元金洋。翟公特以銀洋代鎊。鎊惟英國獨用。而一元之制。乃卽由翟公所首創者。翟公誠洞達事理者哉。斯時翟公本鄉浮貞尼亞州之附近西北地方。有若干荒地。已經開墾。係與他處之客著。以爭戰而得之者。翟公是時正當主權。辦理荒地之政事。特作此法以興憲政。內言一千八百年後。在內不得擅用奴婢。有違此法制者。懲治無赦。立法如是。固將奉行各地。掃除虐待奴婢之舊弊。而更新之也。但南方各州。諸多不服。所以未見諸施行。而奴僕迄未見免其事。役使子女者固甚多也。翟公亦禁止勢位人。驟開新地。不許有爵者屯留於其處。以示平等。而杜侵佔。此等地位。並不書翟公之名字。於每邦各分析其甲乙。特斥有權勢者之來。而所願行之各事。皆不克起而行。翟公更議於一州內酌派一人襄辦國政。後亦不果。因兩相沮撓。議多不合。故中止無成。甚矣謀國之不易也。

第二十二章 論翟公之出使法國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議員派翟公游歷歐洲。贊助凡克臨。與阿丹司約翰。刊立商家之和約。亦重要事件也。翟公於五月間啓行。先往非拉德非亞。與其女名馬答者同去。至非拉德非亞。順便游覽北方之數郡。以察看其商業如何。蓋是時擬立和約。正當借他邦之風土人情。備作參考之用。七月。抵波斯吞。旋至英國。由英國而逕往法國巴黎城。向者翟公閉戶不出。頗有心煩意亂之致。今者駕言出遊。所謂遊目騁懷。散心適志者。蓋不是過。其往法國時。於法國之四面形勢。無不周知其大概。中國之有隨員。有出使各國之大臣。皆爲調查政治起見。與翟公之所遊將毋同。翟公此行。極爲娛悅心目。振發精神。其爲人本係風雅之儒士。素有自由之思想。不倚性之偏。亦不爲道所囿。諺云。到甚麼地位。說甚麼話。天機浩蕩。怡然渙然。翟公有焉。平時喜花木。於清風明月。亦頗游覽其間。至音樂之學。及各樣閒情逸性事。靡不樂此忘疲。身游其內。而不知倦。且於朋友亦極廣交。巴黎城稱西國第一繁華之地。今翟公身歷其境。放聲長嘯。天

地皆窄。云胡不樂。昔者如伏櫪之老驥。今者如出籠之鸚鵡。法國在前爲帥之。那非愛特者。與翟公自昔浹洽。已非一日。翟公因友及友。眞愛屋而推及於鳥。復有無數法國人。曾適美國境地者。今見翟公。益覺顏爲之開。翟公之取友。誠無嫌乎多。而此等友朋。亦最羨翟公。買得撒那之居第。四時花樹。呼吸空氣。獐鹿亦跳走其間。地曠故也。更有法國一爵祿人。對翟公言。汝可接續凡克臨之事。翟公答言。我何敢接續其舊任。自顧何人。安可忘兵家知己知彼之說。翟公若以爲佐其位則可。當其位則不能。及後凡克臨有病。翟公與之晤對兼看護其疾。誠善與人交。始終如一。非有始無終者。阿丹司在荷蘭國。亦至巴黎城。翟公與凡克臨。請其回車。議定和約。蓋非但與法國立和約。亦復與各國立和約。其所作之文辭。甚爲得體。意主和睦而不主激烈。當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春。凡克臨回國。議員聘請翟公爲公使。而阿丹司於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在英國爲公使。特請翟公至英國。兩人頗有志與英國立一和約。孰知依然不成。因英皇

背面不與之言。國務部亦不與論此事。翟公爲此。長抱不平。以爲終身之大恥。故旋即拂衣而去。蓋頭可斷而志不可屈。士可殺而身不可辱。翟公惟不肯下其氣。用以壯其遊。因與阿丹司。順流而至英國之界。無論若何衙署。若何古跡。若何戰場。及若何大禮拜堂。與若何才子所居所至之地。無一不心摹力追。以縱覽飽游爲幸。特爲尋訪克林威爾英雄當初絕大之戰壘。憑弔其下。俯仰其間。有恨不與同時之感歎。翟公至其處。喜不自勝。而阿丹司見之。心亦大慰。時有數鄉人徘徊於此地。阿丹司與之演說各節。示以舊歷史之所在。而發其贖贖焉。翟公平日有花木癖。所見殊不能廣。今於英國。見風景之各殊。花草之疊出。能勿暢然。惟是情之至者。文自生。興之盡者。悲復來。凡見有石碑古塔。記各事各戰史者。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一一書之於上。雖在昔之盛衰。而亦不無有覩物懷人之概。凡其所見一公館。一美景。均把玩不忍遽去。有如酒徒之沈溺於酒中。成酣醉狀。人不知其懷抱。鮮不以爲癡。孰知翟公固非癡。而實風月中。

人。亦英雄。亦名士也。

第二十三章 論保抱里之盜患

保抱里在非洲之北。爲回回之種。其地係盜賊之巢穴。以劫掠爲生活者。多聚於此。今保抱里人亦稱爲特芮拍里。溯回回自古以來。每不滿意於耶穌教。數百年內。往往有挑釁而釀成戰事者。其不協和。蓋非自今日始矣。凡有舟至。彼等水盜。輒欲剽其物而奪其舟。各國見水盜之層見疊出。乃散其貲財。以保衛其生產。如今之所謂鑣士者。由是江海之間。恃以無恐。可憑忠信以涉風波。但此等保衛之鑣士。亦非果勇。能挾泰山而超北海。彼見水盜之至。不復與之賭勝負。爭輸贏。惟相交以財。而不交以戈。故得有買路之緣。遂以永保安安而無恙。各國衛士。均多買路者。獨美國不予以入門之賄。揚帆以遊。行所無事。斯水盜乃羣起以相攻。美國誠無如何也。是時西班牙爲美之友邦。深勸水盜。開釋美國人。無須待賞而始縱之還。覺爾我當爲友邦。不必抱殘害之主義。西班牙

因與美國感情素洽。故乃聳水盜俘者遣之。囚者解之。及後水盜徇西班牙人之請。開釋美國所被擄之徒。不窮於其所往。然既開釋之後。未幾復蹈其故轍。美國之水工。視水盜若是之橫行無忌。思有以制之。而苦乏其力。用特求助於翟公。翟公因與水盜之酋長。在特芮拍里。商酌多時。無非欲其從長計議。宜和不宜爭也。此酋長需款甚鉅。翟公未允其數。且目覩各國之恃錢通神。藉賄進路。頗不直彼等。覺於水盜寧戰而死。不願得路而生。恐要挾愈多。將不能如其願。翟公於此志在戰。兼欲各國分派兵船。以共擊水盜。無如各國有船。而美國當此際。甚爲貧苦。未付翟公以兵艦。故事終不成。水盜是時。爲飽則遠颺之計。翟公欲征伐之而未果。卽以華盛頓之高視闊步。亦復持書。遞與水盜之首。其首自稱爲王。華盛頓亦稱之爲王。翟公以華盛頓之自視過輕。頗心薄之。在華盛頓不過欲以柔術駕馭水盜耳。然終駕馭不得。乃繼之以攻勦之計。惜議員許而不許。此事須待翟公爲總統時。徑行一意。直搗其巢。無有阻之者。或曰。翟

公卽水軍之發起人。其說當可信也。

第二十四章 論翟公出使英法時之武功

翟公平時頗研究通商之事。美國自昔無新巧貨物。並無大製造。祇有將海魚油及煙及米及鹹肉等物產。售與法國。通商之意。蓋微有萌芽。蠕蠕欲動矣。然此事在美國。爲之亦復不易。翟公欲與法國和。希冀做魚油等事。較形其便。有在美國之諸友。託翟公於法國代購器具。及珍玩之物品。如書。及寶石眼鏡樂器。與酒鐘表之類。均爲美國所無有者。再浮貞尼亞州。斯時欲刻華盛頓石像。而苦無石工。因求翟公於其處聘一彫師。更有人擬於浮貞尼亞州。建一州長衙署。丐翟公倩人代繪一地圖。俾可仿其形式而爲之。此時法國出一最著名之格物師。名布番其人者。翟公會與之辨論格物事。謂獐角扁。麋鹿角圓。布番殊不信其說。迨翟公請一嫻於武藝者。出獵一鹿。自美國送至法國。程途相隔遙遙而不可卽。此鹿甚未易遞來。而翟公竟不辭勞瘁若是。故此布番見鹿角

後。而亦恍然。凡美國人之在法國。有苦惱者。皆須至翟公處。求其暗助。翟公皆歡迎之。無拒絕之意也。向者卓臬司包羅爭端互起之時。翟公爲之代辦要件。識者共稱其才。而服其善於辦理交涉。包羅曾劫數舟至瑞典國。是時瑞典國欲以數舟轉交之英國。惟卓臬司甚爲不平。後經翟公代表。證明其所以然。兩無所歎。嫌疑不生。始將此事了結。而判決其首尾。他如有錢不敷用。與冤痛無可訴告之人。翟公俱左右之。有如手足。其他若法國之格物與新聞之事。翟公悉送至美國。使一豁其眼界。而令本國互相傳觀。於農物會上得畫。得各異品。均遞與美國。凡此地所出之菓品。所產之菜品。爲美國所未有者。并著人移至本國。且函授以心傳。俾得種植之妙訣。及後卓爾基州。與克芮里以南之國。出有山稻之米。最爲人所口涎者。翟公在意大利國。藏於袋內。暗送回國。異日果得大用。卽各事以觀翟公。誠具愛國之心腸。且無媿爲美國之大丈夫矣。試細考其實際。蓋與當初撇音多馬著作中所言自由之主腦。其旨略同。翟公善於

待人。誠於接物。要非專攜物件運至美國。亦將美國所有之物件。運於他方。如杏仁桃核。各斛之中。有一斛最爲名貴者。名劈坎斛。翟公將此一斛。託友人轉奉之法國。我之所有不自私。人之所有亦不妨自獻。翟公每欲興本國之事。於父母之邦。最爲留意。惜乎其奔走國事之時。突遇意外之風波。騎馬失足。腕骨折斷。然翟公仍與友人晤對。談笑自若。蓋惟恐傷衆人之心。而不露跌傷之形相。將手包裹。使觀者視爲無病者然。於晚後歸來。仍是記賬不誤。然自是厥疾雖瘳。而元氣大損。凡寫作皆用左手。奏樂亦用左手。蓋已若失其一臂也。

第二十五章 論翟公之動極思靜

翟公在巴黎城。令其女入女尼書院。在西國多有女尼講論道德。創辦一書院。以招納女弟子。爲培植女學界之計。翟公因是亦遣其長女就學焉。長女貌既魁梧而復姿容朗秀。面目極其可愛。爲人亦謙恭。從不倨傲。非第優於德。亦并優於才。以翟公之氣旺才著。誠足以張大其門閭。而此女殊不以其父。闊達非

常。遂岸然而自大。人推爲浮貞尼亞州之第一女子。次女似其母。在閨閣中亦雅有德性。世多歡迎之。女亦極愛其父。如嬰兒失母。長瞻依於嚴父之前。平時喜多植花草。蓋自幼卽無塵俗氣。惟其長女入女尼書院。亦非最美之舉。往往有入院後。而卽思削其髮者。翟公之長女。後亦欲削髮爲尼。將從諸尼而受戒。翟公一聞此信。卽將其女攜回。特聘一女師。教以法國之語言文字。並與討論各學。西國之請客。與中國之請客有別。往往請一人而并請一家。無論男女皆許入席。獨翟公於其女。雖聽其入燕會場。而閨門却自嚴肅。因當時法王迷於酒。女后迷於賭。此外仍有嬖倖之臣。在朝不言朝而言市。是昔人所謂爭名於朝。奪利於市者。今不爭名而爭利矣。用是翟公不攜其女。以見此等淫亂之人。其避惡猶之避疫也。當一千七百八十八年。翟公至荷蘭國京城。地名安斯特爾丹。翟公之來。爲有交涉。須待督辦。美國在前。曾欠荷蘭重債。至今未清。翟公將設法。安慰放債之主。因彼時無鐵路。翟公乃舍火車而登馬車。同行者爲阿

丹司。翟公與阿丹司承辦此事。逗留於荷蘭者多時。擬再息借新債以補舊債。將荷蘭國之錢。以還荷蘭國之債。翟公可謂緩急兩得其道。於此債之關係。不外變通之而已。翟公每至一處。於各古跡。多流覽而愛不忍釋。名山大川。身所遊者。即胸襟爲之開拓。心境爲之舒暢。鄉城村鎮。在在須遊。翟公往法國爲公使。始意兩載返國。今已五載。故翟公不得不作歸計。暫料理私事。果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秋。翟公自法國返。維時將屆耶穌聖誕之期。蓋已於途中備嘗辛苦矣。翟公來時。浮貞尼亞自治局。派員歡迎翟公。并慶賀翟公。翟公於衆人待之以禮者。亦復答之以禮。後翟公由自治局而至其家。其家中之大小人等。及鄰里密邇之全地。俱莫不款洽翟公。至於黑奴。亦以望見顏色爲幸。甚至有願爲翟公拉車者。翟公雖不欲其作僕隸之賤務。而彼等不聽。是實由愛情之所致也。但翟公於歡喜之中。不無憂戚。因其婦既沒。悲從中來。乃開其篋。觀其婦所留之髮。與其粧飾。永作記念者。撫之摩之。非因人而憶物。乃見物而思人。

回憶當日琴瑟之好。今不可復得。能勿惻然。翟公可謂深於情矣。

第二十六章 論美國成立民國之原由

我等已洞悉各州人民之不服英國之強霸。由是有少年革命黨。於自治局之外。暗行聯合。私相談論。於後日成一遞信會。此會究係何人發起。不得而悉。有謂李亨利主其謀。亦有謂翟公倡其首。復有謂阿丹司成其事者。但結尾係克爾所興。此會實爲將來總議院之起點也。美國之人。於此際已與客籍人言明。謂但與英人戰。與他人無涉。令客籍人莫生疑竇。勿談虎而變其色。并聯合坎拿大與之一氣。一面與法王和好。爲攻英之計。乃暗派一公使至法國。公使遞密信回。法國暗助以錢。及後遣凡克臨爲公使。亦係與法國有密謀。是人極和平而不暴躁。其爲公使也。能得人之歡。數年歸來。無衣錦還鄉之概。迨盤算賬目。有前後不符者。由其權算不精也。先是美國不過成一遞信會。後由此成一臨時總議院。總議院初無大權力。不能征錢糧。亦不能管理商務。夫既錢糧不

能征。則雖欲招兵而亦窮於勢。北門鎖鑰。理宜自爲啓閉。乃鎖鑰縱在我。而啓閉實在人。又何須有此北門之總管也。蓋總議院無權。而各州有權。各州可以與關稅。既與關稅。斯十三州每有相爭之患。總議院此時。有如依草附木。而寄生於人耳。且各州互有猜忌。雖總議院無能干預。而各州時懼總議院之有權。華盛頓當此之際。深望總議院大展其英發之氣。而總議院竟退處於無權。加以既戰之後。與英國結好。修書通使。禮尙往來。總議院益復局促如轅下駒。議員議長。至是并不出而承認其責任。惟有獨善其身。有時兩國私自爭戰。有時各國亦有攘鬪之事。紛紛擾擾。世局無定。及後美國之臨時總議院。於非拉德非亞。既已正式成立。乃討論立憲大旨。先聚集於安那波里。決議廣布黨羽。實行聯合各州。共謀獨立。有問之者。諉言商酌商務而已。其聚議之祕密有如此也。

第二十七章 論美國憲法之大概

是時華盛頓適逢其會。翩然而來。此外復有兩少年來。一爲哈米吞。一爲壤達夫。兩人都攜現成之憲法來。哈米吞主張專制之憲法。壤達夫之憲法。雖非主張專制。然亦不主張共和。於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五號。開討論憲法大會。各州來者共有代表五十五人。凡克臨是時。年已八十一歲。亦扶杖而來。開會時。特舉華盛頓爲會長。華盛頓亦直任不辭。而其中最有名譽之來預此會者。爲買的森雅哥。人皆稱爲憲法之父。議行憲法時。有數條最不易著手之事。其名目共計有三。第一上議院中。各州應派代表駐院。無論大州小州。限定同派兩代表。上議院既有代表。而下議院較之上議院。小州代表。更居多數。此一件之不可疏忽者。第二件以事須講和。不可草率從事。其宗旨爲奴隸起見。故必提出以釐定其章程。所論奴隸事者。即指黑奴而言。惟有黑奴之州。與無黑奴之州不甚和睦。有黑奴之州。欲將此奴照充其數。黑皮人亦附入其內。不得以黑皮人爲蠢頑。遂不掛諸齒頰。此有奴之州。所以與無奴之州。多齟齬而

不合也。然彼等已允其辦理之法。黑奴五人之中算其三。核算多少人。宜派多少代表。黑奴爲五股之內。以三股抵之。此二件之有關切要者。第三件事可以分農界。分商界。農商未可合而爲一。當析而爲二。哈米吞等彼此互有論說。所言皆爲保商之事。與論關稅之事。亦併論奴隸之事。經數番談判開後。悉行解決。而始至此平允之地。論關稅爲總議院事。各州不能論此事。無論關稅若何。總宜以總議院獨肩其任。非如出使大臣。游歷之日。必奏派數隨員。以補其才力之不及。至一千八百八年。欲免黑奴之事。又至九月中旬。立憲法始克完備。窮四月之力。斟酌得失。辨別精粗。始將君主立憲之政法。頒告於國門之前。內有不服此憲法者。謂此等事多近於專制。深覺總議會之權太大。而各州之權太小。且是時南北人多生惡感。以南方人見北方欲占其優勝。而時懷不平。蓋北風勁而南風不競。其間掌外務部者。與西班牙訂立和約。使北方人得占其勝。而南方人因此失敗。故南方人之對付北方人。有異心而非同志。翟公是時

尙未返里。寄身外邦。其於憲法。有憚實行。且彼目覩總統以專制爲主腦。大不滿意。惟無法可以挽回之。當日華盛頓。及買的森。與壞達夫。皆奉此章程。若鐵案之不能翻動。翟公至是。亦不得不從衆。書其名而簽其字。但服從諸人之中。究亦不能釋其疑。以總統之權過漲。漲則如水湧。一時不可驟落。故翟公乃大發其辭。謂此九州雖屬順從。而九州之外。仍有四州。不能遽行承認。必俟條議妥定。四州始贊成。而無他言。九州定。而此四州未得與之同定。當定於法律修補之後。何容定於法律修補之先。其卒歸無成者。以草創之後。未潤色而修飾之也。況立憲之後。須各州俯順。同行拍掌。斯即有利而用之之意。蓋上有好者。必下如草之從風。非百姓定議。決未能卜其成功。而各州行政之範圍權限。亦大略可知矣。

第二十八章 論翟公之任總統府祕書

翟公自回里以來。其心不欲常居於家。時想再往法國。充當公使之任。而總統

華盛頓固熱心於翟公者。舉以爲祕書。欲不就。又情不能却。乃就之。是時華盛頓左右之臣。如哈米吞者。爲財政部。其意見與翟公多所不合。翟公來任總統府祕書時。哈米吞一意以權勢爲重。欲使總統之主權增大。總理之勢力亦增大。以便實行專制之政治。蓋哈米吞以英國之憲法爲則。彼欲美國之上議院。仿效英國議院之所爲。卽下議院亦復使權勢熏灼者。爲之主席。所謀者非爲國謀。直爲己謀。爲同類謀耳。論美國立憲之要。不需人爵。但需天爵。修天爵者。固無心依戀區區之人爵。美國縱無公侯伯子男卿相大夫之名稱。而有勢可憑。有財可炫。卽與人爵無異。而何有天爵之修。哈米吞志在辦一絕大之勢利場。官與爵位人。兩相通不兩相隔。有哈米吞之法。成無數大公司。大富主。所以彼等之權。較有爵人更形其蓬勃。斯平均之事無。而弱之肉供強之食矣。哈米吞多侮弄百姓。但望聲勢之人。權位壓於平等。國家能保全其霸佔。卽與有爵位之輩。殊塗同歸。猶予大地主大礦主之鐵券也。雖曰無名。然名少而勢自多。

國家保勢位。有勢位人亦保國家。兩相吞沒百姓之款。直不啻蘆醢而草菅之。凡違定章者即謂之叛。百姓不敢叛。叛者猶之違天。幾無異僧之奉佛。祇喃喃焉誦經而已。他人無論。其與哈米吞同惡相濟者。固宜其有此。即如華盛頓亦略有專制之手段。凡當兵者。華盛頓但給以衣食。不給以錢。而在軍官可以照領官俸。彼時軍人有罪。撻以一百棒者。華盛頓至是謀撻以五百棒。軍人即甚畏法。然究無以服其心。大半立憲人皆有此意。不使百姓公推一總統。欲各省選派數人。以舉總統。此選派之人。皆爲其操自主之權者。其舉總統。不能直接舉總統。由數代表間接。以舉總統。後恐不能無弊矣。即如按察審判之類。覺名分駕乎百姓之上。遂不依傍百姓。而獨掌其權。其訊判大都任性以斷。故夫美國憲法。乃保護有勢位之人。非爲保百姓計。哈米吞所立者。共有三大綱。一保製造。而不保農。二用財政部以管轄。糾合大錢鋪勾串一氣。凡算國債。有費本家可以大獲其利。三立一國家之總錢店。彷彿銀行兌換處諸名目。於此可以

統核錢幣事。數人主持其內。卽可以包羅萬象。而兼有之。哈米吞之管理財政部。其意旨在權子母。析錙銖。笑罵者聽其笑罵。而好官仍我自爲。且立財政部之外。仍復興立關稅。百姓渾然天理。若甘心自居於奴隸。照交錢糧而無訛舛。是乃保全有勢位人殘害百姓之大旨。積財者專恃乎律法。以律法爲師範。目的之所在係乎財。而標準者律法也。彼既欲完全其法。焉得不籠絡夫萬衆。首興保商者。爲彭斯非尼亞州。於一千七百八十五年。附從英國而興者。哈米吞於紐約城所訂之法。乃言各州均有債。欲中政府保其債務。將買股分所得之錢。可以算國之股份。而卽以之清債。於是諸有財者。闐茸而來。以爲得此可充積其府庫矣。翟公與哈米吞。同逢一時。亦難免哈米吞之成法。網羅人民。以彼或可饋送貲財。予諸代表。爲運動之方。翟公之來早。且恐勢有不敵。況其來已晚。哈米吞之事業。經營釐定。雖知其弊而莫可如何。總統議員。皆心向哈米吞。因哈米吞爲人。素豪於膽。人難抵其隙而攻其瑕。翟公初來時。未曾識破小人之

肺肝議院中分爲兩黨。一黨欲擔保各邦之債欠。有一黨不欲欠債者。黨禍一興。全國由之不安。有人告翟公。言不從哈米吞之議。國卽破壞。是固專爲哈米吞作說客者。哈米吞欲與翟公講和。俾旣和卽可以無事。翟公亦甚樂從。兩人於是共設筵席。言歸於好。時黨見稍平。南方讓北方保錢債。北方讓南方爲京城。翟公始猶習而不察。後經省悟。如夢初覺。方知中彼等之奸計。華盛頓城在南界。算已粗定。界限悉行劃一。再不得稍有參差。當哈米吞之議設國家銀行也。國務部不大贊成。翟公與壞達夫亦不以爲然。蓋此事出於哈米吞一人之私意。彼所言所行。不言憲章。而憲章悉行包括於其內。如哈米吞者。誠巧於用法矣。其法於憲章有相合者。亦有不相合者。而論其結局。總統仍從哈米吞之意。哈米吞之籌劃財政也。創行國家公債票。使各州之豪富巨紳。出資購買。若有虧損。政府負其責任。因是一時之財主。皆願投款於政府。而政府幾爲彼等之抵押品。於是狡猾市儈。得於公債票高下其價值。壟斷其利。是使有財者愈

充其財力也。更有保商一法。以排斥外貨爲宗旨。卒令外邦工人。得以奮身而來。與美國工人相角逐。而傷害其財產。美國之農業。至是亦失其保護。此皆非福民之良策也。彼之律法。直富家戲弄貧家之律法。而更爲廣開賄賂之門。以濟其私。有資本者。與之互爲勾串。且復有苛征之關稅。由是富家翁得以管理錢幣之事。而大公司之踵見於世。卽從此始已。

第二十九章 論美法之交涉

哈米吞與其同黨。時欲與英國和。然其間亦有難者。英國是時懷怨於美。特在邊界駐營防守。時有生方人。出而戕美國之衆。此外復有海船。來搜美國之舟。不敢聲言劫掠。但藉口於我有若干之衆。在爾美國之舟中。我在此察看我國之人。非與爾等有利不利之事。然外面如是。內容却未必然。美國不問。聽其人民之苦楚而已。哈米吞志在專制。仍欲修好於英國。而不願與法國交。在昔美法本係友好。美之獨立。法曾助之。法誠可交。但惜美國交之不早耳。英國欲阻法

國之改建民國。大施其專制之力。於是法國不得不仰望於美。冀得一臂助力。且法國前曾暗助美國也。其時法國特派公使格臬至美。一爲聯絡邦交。一爲合謀攻英。自度美國必當接之以禮。不料格臬至時。美之人民。雖甚歡迎。而美之國務部。則以有心助英無心助法之故。不甚款洽。華盛頓亦尋常接待之。格臬於是大失所望。不得已。託言此來非爲別事。乃因前時法國助費於美。今欲結算此賬耳。哈米吞又不容其稽核賬目。蓋懼得罪於英。而法國之猜忌。反而不顧。格臬再與磋商。終無效。於是格臬怒甚。時翟公欲與法國和。不屑附哈黨。惟有是心而卒未滿其願。斯於格臬之事。有愛莫能助之勢。然而格臬之願。雖未償。然究未受其累也。蓋因彼新娶紐約州長之女爲妻。藉此隱居不出。聯家室之歡。不暇與人家國間事。而美國仍照賠英國兵船之損失。含苦茹痛。隱恨難言。英國先曾搶掠其水工。至此猶破涕爲笑。不對待之而服從之。英國固無恨於美國。其如法國之抱怨而去。若在當時。美國與法國爲友。則可以得最

好之結果。今不與交接。是正英國之機會。英國之得以無事。安如磐石者。亦幸美國之未與法國聯絡耳。其時美國政府之中。分有兩黨。一爲政黨。主集權於中央。一爲民權。主散權於人民。哈米吞固主集權於中央者。而翟公則注意於民權。蓋欲張大人民之權。預備以此黨力。推翻哈黨。惟稍近無政府主義耳。翟公與哈米吞。既其勢不兩立。而華盛頓屢爲調停。彼此各不退讓。哈米吞寄書與華盛頓。言己之長。道翟公之短。翟公志在退位。亦寄書與華盛頓。謂長此爭持。黨見殊乖於正。不如拂衣而去之爲愈。而華盛頓則不願翟公之去。求其相助爲理。逮至一千七百九十四年。翟公始得謝却朝政。退居林下。華盛頓於翟公去後。付翟公以書。爲保舉翟公慰藉翟公之地。言自我得爾退休之消息。憂心如擣。我不能強留爾之在此。爾車已膏。爾馬已秣。誰復能禁爾之爲隱君子。爾既欲自藏其身。我亦祇得從爾之命。其言辭諄摯。情意殷勤。古聖王之禮賢下士。亦不過此。第迫於哈米吞之同黨。未易弭其釁耳。翟公作總統府祕書時。

聲名震於一時。其於事務。整齊有法。毫不紊亂。雖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志氣。任
 患難之迭至。似行所無事者然。凡各等政治。修殘補缺。損益得宜。於郵政事。亦
 井井有條。人不得指其瑕疵。卽推之與生方人來往。均莫不推心置腹。不至偶
 有嫌疑。以激成事變。當時美國京城。未繕成時。翟公并細心相地。修治城郭。培
 土監工。更於錢幣事亦救其失。以免金融之恐慌。於外交也。深信法國而無疑。
 且於英國之往來。亦甚親密。新黨成而人皆望而生敬。翟公之於民。固忠而摯
 矣。若哈米吞則不爲民。專爲勢家。較翟公之應對周旋。則不逮遠甚。且翟公之
 與人交。絕無罅隙。雖哈米吞之同黨。亦有翟公之友。翟公先聞亨利拍提克之
 言。熱心爲國。誠不愧爲民黨之首領。并兼作自由之文牘。其救民也。必始終成
 全之。有時稿成。震若急雷。迅如烈風。不爲模稜兩可之文字。於浮貞尼亞州。將
 權勢之人。悉用律法去之。不留餘力。國教之權。亦芟剔無遺。蓋民國不能有國
 教。更欲充其量以釋黑奴。務令富者不得自大。盡人可以讀書。是誠得乎均平

之道矣。

第三十章 論翟公之辭職家居

翟公先在外時。三過家門。曾不一入。但勤勞於王事。不復計念於家中之瑣屑。以至家事皆淆亂無序。顛倒不齊。地既破壞。倒塌不堪。收拾黑皮之奴。亦多而難舉。每歲莊家。多至入不敷出。以無所獲而欠款遂衆。不免催租到門矣。其他居第尙未竣工。幾乎中道而廢。以出山祇知有國。入山始知有家也。翟公於歐洲。察看無數新法。欲再行結構。耀大其新居。長女已出嫁。嫁後翟公仍留於家。依依不舍。猶植樹者不願移其種。願常繞我之門庭。此翟公之愛長女。有如是情形也。至其幼女。亦華貴端莊。豐容麗質。繼長女後而適人。所適之人。均爲議院代表。翟公之於財物。主捨而不主積。天下惟能秉至公者。方能揮金如土。棄若泥沙。有千金散盡。盡還復來之豪致。華盛頓之於莊家。多獲其利。而翟公之莊家。則不獲其利而虧其本。豈翟公不善治生產者哉。亦急其所當急耳。故其致

力於本方之地。或修葺屋宇。或建築橋梁。有病民者則從而改良。有便民者則安居勿動。地之爲益最大。人不善樹藝者。於地每視爲緩圖。翟公獨考究各新書。以爲種地之初基。使不壞其業。既善於格物。復銳於讀書。并可以創造新奇之器用。於新動物皆確有關係。凡新物莫不留心於其間。而愛不忍釋。再者四時之花。能怡人情。翟公廣植各種。如春蘭秋菊。以及梅竹桃李。無不爲之心醉。娛其目而暢其懷。翟公不厭觀花。花之外有鳥。亦聞其聲而饒有喜色。有時花香。有時鳥語。風月中人。實花鳥中之友也。翟公寄書於其孩童。謂花鳥足以閒情逸性。萬不可傷鵲之巢。而使鳩占。剪花之枝。而使葉凋。當此身臥北窗之間。遇涼風暫至。坐臥其下者。可以自命爲羲皇上人矣。翟公非好爲隱居。以改革之時未到。故僅能爲豹隱南山。龍藏深淵耳。當時曾投函於其友。言今日種何樹。明日植何花。草木爲我之知己。風月爲我之良朋。他事不談。惟隱居時事。不妨爲故人告。而暢論我之旨趣。百姓在彭思非尼亞州。相率謀叛。翟公見百姓

出於不得已。公憤之動。亦事理之常。論原因乃爲酒捐事。翟公深覺酒捐之可惡。雖袖其手。實睥其目矣。再者見美國與英國。共立和約。身在旁觀。凡耳聞目睹者。悉已親歷其境。如英國者。依然擄掠美國之舟艦。復不許美國。購棉花於外邦。翟公見之。心頗不懌。覺英國得勝。美國失敗。能勿惻然。有參劾壞達夫者。傳聞其與法國通好。並無實據。翟公亦不贊成此事。念華盛頓之將耄。精力漸疲。以致用人亦有失當。翟公大罵哈米吞之黨。哈米吞於報上。亦回護其朋比。而鍛鍊翟公之罪。翟公置之不理。華盛頓與翟公交好如故。翟公未嘗道華盛頓之失。但言哈米吞之黨。未可縱用耳。華盛頓死。翟公會爲文以祭之。所以誌不忘也。

第三十一章 論阿丹司之爲總統

哈米吞之黨勢。不久失敗。阿丹司與翟公各樹其黨。均有大總統之希望。然一國不能有三公。一國焉得有兩總統。及舉總統時。阿丹司多翟公三票。阿丹司

當選。但阿丹司之作總統。非樂境而實苦境。蓋以同志者少也。論阿丹司本係正人。且亦素具本領。有閱歷并精於學問。惟所短者有妬忌之心。氣質不大和平。彼等舉其爲總統時。百姓不甚贊成。雖哈米吞之同黨多推尊之。然在彼等之心目中。覺以華盛頓爲首。哈米吞爲次。阿丹司又其次。其睥睨阿丹司。不齒於總統之數可知。華盛頓之政治。自阿丹司來繼其後。遂雜亂無序。新者遠不如舊。故人皆仰望華盛頓。而非薄阿丹司。阿丹司受衆白眼。能勿忿然。華盛頓回里後。隱居於非能山。天外冥鴻。高尚其志。雖有羅網而無所施。於此見阿丹司之行政。錯亂甚多。誤在爲總統後。於華盛頓左右臣。留之而不退。凡事仍由哈米吞爲主。如阿丹司者。其實爲高拱之木偶。不過臣下對之拜跪而已。豈有他哉。彼時翟公在法國爲公使。聲望非常。人所能及。隨翟公之後者爲瑪利司。其人係守舊黨。革命中人。多欲排瑪利司於門外。瑪利司因衆不能容。乃遁而之他。華盛頓特派猛若。充當公使之任。猛若亦係少年人。喜談革命。法國國民

之政府。最爲器重。猛若而心賞其人。其接待猛若誠無微不至。總統與諸臣工互相抱持之。視如兄弟。把臂以談。總統如是。議員之歡迎猛若亦如是。美法兩國之旗。合併於一處。不至一爲參而一爲商。歎天涯之遙隔矣。華盛頓一聞此信。令壤達夫寄書以責猛若。見猛若與法國和。英國將聞而色沮。寧可失法國之歡心。斷不可遭英國之惡感。彼華盛頓等之設想多半若是。當初作自由書之駢多馬。其人亦磊落魁梧者。蓋自法國革命時。卽暗爲一臂之助。處極危極險之地。彼無不視危如安。履險如夷。觀駢多馬之出力爲國。誠可推爲革命之老將軍。第革命黨志在暗殺專制之君王。駢多馬不爲己甚。似有難色而不之許。革命中人一反一覆。翻手爲雲者。覆手卽可爲雨。既見駢多馬之不肯殺王。遂置之於獄中。駢多馬卒賴猛若之力。釋之以歸。并留之於家。後美國與英國和。法國生怒。其與英國和者。乃出自華盛頓之本意。華盛頓欲與英國和。將猛若攜回。謀治之以罪。法國政府不欲猛若之去。謂美國開罪於猛若。心甚不甘。

彼華盛頓所薦舉之頻克臬。法國不承認其爲公使。蓋知有猛若。不知有頻克臬也。此事先不屬於阿丹司。今阿丹司代華盛頓續辦此事。亦身處其難也。時英國與美國不睦。北方戰事迭起。美國人有被殺者。水手亦多被搶劫。美國無法。惟有任其所爲而已。但哈密吞必欲與英國和。阿丹司是時亦難獨當一面。翟公見阿丹司之行事。爲哈黨所牽制。而又過於專制。隱非笑之。阿丹司旋派公使往法國講和。法國欲趁勢爲敲詐美使之計。勒令美使進貢。屈膝事之。美使不允。報告政府。政府懼法國之來攻。乃不得不捐集款項。并請華盛頓出任其事。以作戰書。是時華盛頓爲元帥。哈密吞爲副帥。惟華盛頓已漸衰頹。無力經理各事。名雖華盛頓爲元帥。實則哈密吞全籌大局。此外尙有一帥。名那克司。亦列元戎之選者。故兩帥易於相爭。惟華盛頓必欲哈密吞操北門之管。不許他人握其權。加以阿丹司亦無能爲力。不過坐擁總統之虛名耳。英國當此。斷絕美國兵船之水路。使咽喉不通。道路生梗。所生獲者。水手共有五十五人。

法國貪財之輩。多視美國公使。如吞舟之魚。不容其漏網。蓋法國思坐得美國之利。以飽其欲也。由此法美兩國勢成決裂。幸有羅甘醫生者。其人非但善於醫人。且能醫國。彼謂我當徑至法國。掉三寸之舌。可以講明此事。不必興戰。羅甘者。貴格會中人也。素抱和平主義。其奮身而出。非有迫之使出者。因其視國家之患難。猶如一己之患難然。惟翟公會致書法國。盛稱羅甘之爲人。作其先容。法國聞羅甘之來。無人不延頸望之。未幾。羅甘至。竟得以保全和局。阿丹司喜出望外。而華盛頓則轉生隱憂。何以故。蓋哈米吞之同黨。其忌羅甘者實甚。陰使議院訂立一種章程。謂此後百姓。無論其程度若何。決不能出而干預政事。其意欲聯英攻法。非但合攻法國。兼欲與西班牙戰。以攻取南美洲之地。阿丹司已看破此中之奧竅。所惜華盛頓已死。未能與之同謀。而顯揭哈黨之奸惡也。於此可以知阿丹司之怯懦矣。

第三十二章 論翟公之爲副總統

是時守舊黨人。對於報館。皆以禁止言論自由爲主。意欲假此專制以訂律法。有直言者。則痛詆之。非獨法國人不得任意口談。卽美國之報章。亦當從其謹慎。此哈米吞之用意也。哈米吞又以訓練三軍爲事。凡外邦有得罪我政府者。卽可以兵力驅逐之。由是喜怒由其自爲。而外邦相率生怨。羣謀攻之。遂以哈米吞之威權日恣。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而哈米吞當衆怨之來。仍漫無忌憚者如故。其時爲總統者。亦於各處派定委員。責其保護地方。有州知事縣知事諸名目。隨地并設立審判廳。以理訟事。凡屬大邦。分之爲數小邦。使其權不得擴張。而謀叛亦難。宜翟公與瑪得森。覩此形狀。不以爲然。因作論以達其意。將以反抗哈米吞諸人。彼二人之意。若總議員頒定律令。擾亂各邦之憲法。此實誤人蠹國之政。卽當指爲邪曲之途。而不得奉爲正直之路。翟公之意。思各邦聯絡自由。無強制者。民之氣乃可發洩。彼等予總邦若干權。凡自由者卽有若干權。總邦之權由憲法而定。此時浮貞尼亞州設一兵械廠。藉以衛護地方而防

專制之舉動。推壤達夫之意。蓋以百姓之權爲重。君主之權爲輕。各州有四分之三。能聲其罪。而責其違於禮者。以人居多數。卽計不行。按上云云。乃出自壤達夫之意。有是言而尙未必事之果能行否。翟公爲副總統時。事甚清簡。不過在上議院兼充會長。蓋副總統例有上議院會長之責任也。其時翟公修訂一議院規條。付決於民主黨。欲使哈黨之專制。悉行消滅。翟公之用心甚苦。惜時聞未到耳。翟公身爲國民黨之首領。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可任總統之選。因其洞悉時勢。熟諳外交也。然翟公於選舉總統一事。毫不關心。惟關心於民政耳。凡見有不合乎民國憲法之政治。翟公必推倒之。因此頗爲哈米吞諸人所嫉忌。而翟公亦不稍退讓。由是兩黨相爭。互爲登報。彼此醜詆。不留餘地。其時大城之中。民心不靖。往往有蠢動等事。其原因蓋皆反對英國與美國所訂之和約也。且當時有名賴安者。係革命巨子。極不滿意於政體之專制。其人身在議院。掌部中文牘。於大製造事。往往納入局中。而不卸身於局外。推之造紙印書。

及銅製造。鐵製造。與各種製造。無一不心領神會。皆爲對付專制人。他處之報。因是不用賴安之文字。爲其犯國之忌。故相率遵守中央之權限。賴安見各報紙如是。乃自爲報章。成誦在心。借書於手。向者爲本邦代表。今日則爲議院之代表。如一芒刺。時謀洞入總統之胸。彼時議員出門。每隨總統之後。賴安心不願爲此舉。彼等之議員。均以賴安爲罪魁。復專派一人。使督察賴安之行藏。處處反抗之。而不順成之。其後幾至用武於議院之內。非賴安之過。乃議院舊黨中人。與之相處。有似冰炭之不同道。而難爲膠漆之堅也。阿丹司當此。卽將賴安懲辦。遂出於議院之外。因賴安曾指總統爲貪財。且論總統無成人氣象。行事有近於嬰兒者。蓋以總統一出。號召全衆。毋乃不倫。如賴安種種所云。敢於凌犯總統。宜議院特派一審問官。罰賴安以千金。而並監禁之。但賴安在監禁之中。有士可殺而不可辱之概。百姓人等。仍公舉賴安爲議員。且各人捐錢。爲之贖罪。乃得自獄中出。賴安回至議院。無論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各拍掌以

表歡迎。蓋民國中人。無有不力抵專制之人者。又未幾。有人欲參革賴安。而終不成。是時哈米吞正欲推倒阿丹司之爲總統。因阿丹司與法國和好也。小人之設計最毒。非特工於狐媚。抑且善於鬼蜮。究之哈米吞未能爲阿丹司害也。其結局也。仍係翟公之黨獲勝。後翟公繼阿丹司爲大總統。百爾爲副總統。

第三十三章 論翟公購買法國路伊亞那地

翟公志趣甚大。於美國極主恢張。而不欲囿於一隅。擬自西方開闢流通。俾得窮至西極。愈推愈遠也。憶翟公爲浮貞尼亞州州長時。已有拓地政策。令本州人民注意開墾。在昔西班牙。欲管轄米思斯皮江。是江居美國之中。西班牙欲統攝此江口。美國亦欲統攝此江而有之。翟公覺西班牙不足爭此口岸。當以歸美國爲是。至一千八百年。此地爲法皇拿破崙所得。前者西班牙之與美國。其於此江。固一爲鷓。一爲蚌也。今則有得利漁人矣。自拿破崙得米思斯皮以西之境。翟公屢欲并此地。而涎垂羶慕者。已非一日。西班牙人。不許美國之舟。

入此江口。翟公深於世故周旋之法。不以激烈爲功。故得使江口由此開。不至有西班牙閉關之懼。拿破崙既得此地。翟公謂我等斷不能袖手。急宜奪之。拿破崙在此。不能遽開此地。欲一半歸之於美。一半歸之於己。惟翟公雖希冀此地界。但不願以戰爭。仍用向者聯絡親密之法。而此事因可告就。彼拿破崙者。以此地爲寶。其不肯捨棄者。猶是人情。無如英國現有戰務。烽火告急。一日數聞。拿破崙又烏得不懼。蓋英國亦欲攘奪此地也。拿破崙見英國志在挑戰。非速售無以息其禍。乃與樞密大臣。商量保全本國之計。言我今者實迫於無法。縱有所顧惜於其地。而當此強敵在前。只得將西境悉付之美國。以十五兆元了結此事。翟公已識破此中之情形。因拿破崙既肯售。隨卽購其地。毫不游移。若爲英國所有。美國一時恐難於恢復。得此以充肥。美國小邦。異日可變爲大國。雖然。哈米吞亦未始不存此意。第彼志在奮戰。欲急攻法國西班牙。聯合英國。爲一扼吭。一掎角之計。哈米吞之以戰爲功。不若翟公之唾手而得。以逸待

勞。以靜待動也。當日華盛頓尙茫昧不察。獨翟公爲巨眼人。蓋華盛頓乃專言立憲者。翟公之於此事。論理宜稟之議院。經議院許可而始能行。翟公以處間不容髮之勢。如上水行舟。不進則退。祇得先行解決。後再報告於百姓。成交以後。凡議院與百姓人等。喜不自勝。歡聲如雷。口碑載道。以爲翟公顧公益。非爲一身一家耳。惟遠方以北。瑪斯出色邦。及此外數邦。不大悅服。以爲利於南實不利於北也。翟公遣人測量其地。相土之宜。度地之高下。其間有不贊成翟公者。言此地終當屬之美國。本爲我彀中之物。又何足奇。如是云云。似翟公此舉。屬衆人皆見之事。但有一問題。康那德何以卒不爲美國所屬。持矛刺盾。彼等輕視翟公者。又何所置其喙。若翟公係無志少斷之人。事卽難必其成。險在旦夕者。數日內卽當決定。遲則有緩不濟急之懼。翟公知之。故見理明而設謀亦速。倘遲待三五日。英國將分派兵船。占據此地。在法國之手。英國可以立奪。以尙未開戰故也。向者保抱里之盜。蜂起蟻屯。翟公彼時不服此事。後保抱里派

兵艦來。據其地之要害。翟公至是決一戰鬪。並互用商酌。卒將此事大定。而不
至再激風潮。再者。當一千八百年阿丹司爲總統時。其時地方之盜。復搶劫美
國之兵船名華盛頓者。轉要挾美國兵船。令其遞書與土耳其國。阿丹司置之
不問。翟公則憤怒非常。思痛剿之。此翟公之賢於阿丹司也。

第三十四章 論百爾阿丹司及哈米吞三人之歷史

百爾爲副總統時。其政治卓有可觀。且於副總統之外。兼任上議院會長。前者
華盛頓爲正式總統時。阿丹司爲副總統。論其才略。并無副總統之程度。略於
大而斤斤於小節。并絀於應對之才。辦公一切。學識全無。其視議員直輕之若
嬰孩。若無足輕重之人。且論英國所辦之法。多有不合。必如己之條理就緒。方
可無疵。觀阿丹司之情狀。似師之於徒。有違我訓誨者。卽當斥諸門牆之外。自
外面驟觀之。直似總統之儀仗。羣拜服於車塵馬足之下。一有指阿丹司爲民
國人者。遂隱存抗違不服之意。而阿丹司則盛氣凌人者如故。謂早知民國如

此。我斷不與英國啓戰。致成兵連禍結之事。此等副總統。直傀儡之不若耳。至若翟公之爲副總統。則不視議員爲嬰孩。爲生徒。體統所關。絕不改其優游自得之度。必如是方不愧爲上議院之名目。彼百爾者。亦仿照翟公之成法。以維持秩序爲主腦。世人皆以百爾爲最優之上議院會長。其後百爾退位宣言。所論足以動人之觀聽。非阿丹司所能與之並立而齊肩。自翟公爲總統。而後哈米吞之事。卽消滅無有。在哈米吞之初意。又豈料如是之結果。翟公才略素著。所以於第一次總統滿任時。復被續舉連任。哈米吞常欲伺翟公之隙。奈翟公無隙可乘。無瑕可摘。哈米吞雖有鋒鋸。祇宜斂而不宜放。其黨自此壞。其勢亦自此孤矣。哈米吞當此一無足恃。所倚爲護符者華盛頓耳。今失所恃。焉得不瞻顧而徘徊。況加以虧欠甚鉅。諸多怨歎於其後。而向之索款。蓋仇讐多斯。爲衆口所不理也。翟公素與哈米吞不協。無論何事。不甚與之商酌。哈米吞曾著論登報。直揭翟公之失。翟公置之弗辨。且哈米吞有武力。復有將略。處以大帥

之任。加以閩外之權。固無難奮勇以出。今者舍武而論文。談兵則可。談兵於紙上則不行矣。哈米吞與百爾。本係同鄉。其初交情尙篤。而其卒也。竟兩相仇怨。然就其表面觀之。不露聲色。兩人仍似甚浹洽者。孔子謂匿怨而友其人。此之謂也。哈米吞屢欲加殘害於百爾。而百爾始猶不料哈米吞如是之陰險。及經大夢初覺。不得不宣哈米吞之罪狀。而一爲聲討之。於是兩人竟持短兵以相接。儼成對壘之勢。百爾竟以失手置哈米吞於死地。血氣未定者。大半如此。及哈米吞掩埋之日。有人特請瑪利來此演說。將以表揚哈米吞之長。瑪利謂彼初墮地時。爲私孩。又如何佈告。命我演說。彼之醜歷史。演說良難。瑪利又謂哈米吞行事。多失放蕩。倨傲無禮。逞匹夫之勇。此俱不足縱談者。瑪利又云。哈米吞全主專制。行立憲時。彼亦身與其列。顯專制之權柄。此等事亦不足成其美。其最著人耳目者。莫如管理財政。然亦未必有純而無疵。其中物議。多未能免。況其生平。最惡野蠻之舉動。而此身卽死於野蠻。既不能成人之惡。復無以揚

彼之名祕而不宣可也。瑪利書中有記哈米吞事蹟。自始至終。窮源竟委。無一闕漏者。哈米吞死時。所欠之款。共五六萬元。產業約值四萬。以之抵債款。尙欠一萬兩之數。家產無所倚傍。待衆人捐錢以相助。哈米吞固非毀家紓難之人。而身後左支右絀如此。亦可謂失算矣。瑪利爲哈米吞之舊友。究不能爲之迴護。以公道自在人心。欲蓋彌彰。欲隱更揚。跖之徒而欲稱爲舜之徒。得乎。瑪利係財政家。胸羅萬象。智珠運之方寸。異於拔劍而起。挺身而鬪者。故言語多主正當。並非有心道哈米吞之失。然則如瑪利者。誠直道事人。而不愧爲人傑矣。

第三十五章 論英國之虐待美國

當時美國選舉總統之事。多複雜而不嚴肅。有如百爾與翟公。兩人正副之名分未定。令人不知孰是而孰非。絲之亂也。不整理以就緒。未有不淆亂無章者。美國於是訂一確不可易之章程。須上下議院與總統規定。將總統及副總統。先行合舉。後再另舉。所以翟公於一千八百四年。復被人舉爲第二次總統。其

以總統舉翟公者。共計一百六十有二票。其次於翟公之一人。則舉者僅十四名。翟公之多數。誠不言而喻。是時英國與法國。正練習水戰之日。水戰興於是。乎各國之商船。大不足恃。似此各商船。非懼法國之侮弄。卽懼英國之盤詰。美國思與英國。立一約章。謂我等沿江之船。將停戰不舉。汝等莫向我處。興問罪之師。英國置之不理。其包藏禍心者如故。法國見英國不動。本國亦不能動。兩國均以殘害美國之商人爲重。焚掠攘劫。靡所不到。商人漂泊於江湖間。來往之運輸遂絕。英國有一兵船。見美國一兵船至。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傷害美國之人無算。復掩襲其船。兼奪其旗幟。英國見美國之船。勢力不敵。卽爭先劫殺。美國之水手。美國是時。受苦難以盡言。且華盛頓訂和約時。爲期正滿。翟公思另立一最善美之和約。許久未成。美國派公使更立和約。亦坐言而不克起行。因翟公心細如髮。目炯如炬。覺此和約殊不關乎利害。故不允立此和約。美國大受英國之累。當數年革命之後。美國失算殊多。英國遣生地人來侵美國。或

以戕殺爲生活。或以擄掠爲美談。美國水手。爲英國所奪去者。不可勝數。其搜緝船中人殆徧。英國之舟。直盜舟耳。卽如美國之公使。至英國去。英國亦不招待。若美國有叛逆之人。英國反助以權力。與之共攻美國。美國抱痛。無可如何。政府中人。見此慘狀。相率共訂規條。謂今當斷絕商界之關係。美國之船。停止出口。而外邦之船。亦不准來至美國。非此卽謂之違背律例。由是本國之商業。轉形發達。惟美國之東北數省。屬舊地之有製造者。拘於一隅。其事仍不能無弊也。蓋彼等生意雖旺。仍有私通而購外貨者。所以議員當此。訂一協助總統之律法。懲辦不助總統。反對總統之律法。惟東北數邦。岫強如故。在上者雖欲自行其便。而此數邦仍不遵從。此係最舊之邦。以獨立爲鞏固者。至一千八百零九年。約章所載者。乃言他邦可以聽其經營商業。祇美國不能與英法兩國互其市而專其利。據著書者言。若華盛頓當日。與法國一德一心。以和爲貴。卽不至有此意外之虞。蓋英國縱強。抵抗一國則有餘。抵抗兩國則不足。論其失

敗之原因。乃誤於哈米吞之計。使美國錯一著而輸滿盤也。向者美國革命。苟與法國和。可以合攻英國。現既殊其塗。而不合其轍。恐美國仍不能不受英國之累。然英國之累。美國既受之而無已時矣。厥後法國大敗。復又來開罪於美國。美國幾如屠門。過之者輒思貪其肉而悅其口。不慎之於始。固宜其敗於終也。若使當初美國。偕法國合議。即可事有退步。而無戒心矣。奈之何羊未亡而不先保其牢。羊既亡而不再補其牢耶。

第三十六章 論百爾之被控與翟公之出處

百爾任副總統一次。其後賦閒無事。心甚鬱悶。欲共舉爲紐約之州長。而終不成。因百姓見其殺伐太重。諸多背畔。不服者居多數。而服者居少數。翟公亦不信任百爾。以其多奸險之計。寓機械之心。斯時戰事。蓋已先爲之備。駸駸乎有蠢動意矣。百爾之心跡。於此可窺其大概。無如百爾之帥。不忠於百爾。轉背百爾以行其奸。而告政府。洩漏百爾各機關事。百爾因逃而被獲。誤於其帥之暗

阻其謀。使不得大逞其志。故翟公由此欲控百爾。惟總按察全主專制。深惡翟公之所爲。翟公每思治總按察之罪。總按察則不自認其罪。且以翟公爲有罪。恨不宣布之以爲快。諸總按察之分司。幾與百爾同坐而同食。其交情之密可知。所不可解者。百爾以階下囚。遽使之爲座上客。似此漫無公理。全主霸道之總按察。未免枉道以徇私。百爾有無數壯士。作其護符。諸壯士卽律師之類。百爾得多數之合助。兼有總按察司。不偏袒翟公。而曲護百爾。故翟公之督率此事。嚴辦實難。彼衆國人欲翟公爲第三次之總統。其事卽可立辦。而如運掌之易。華盛頓既不願作第三次總統。而翟公亦然。其故維何。蓋翟公爲第二次總統時。諸不滿意之人。抱怨恨於心。而爭道其短。翟公志在顯第二次英偉之態度。既卸第二次之責任。何必再爲第三次總統乎。再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翟公思之深而慮之熟。覺第三次苟有棘手之處。恐漸成專制之時代。所謂深心人。蓋無淺識者也。所傷心者。東北之數邦。治多厯雜。桀驁不馴。殊不能不咨

嗟於民性之囂張。人心之不古。然翟公深知此數邦不足有爲也。翟公所行之事。皆振興民國之事。謀去專制。提倡平等。且將美國從前之虧欠。悉行統盤結算。不至再有風潮。溯翟公登位時。美國不過小邦。經翟公整理後。而小邦忽變爲大邦。以今較昔。蓋幾倍之。專制之人。有欲害翟公者。但權力不大。雖有害翟公之心。不能達其目的。向者名爲總統。實則皇帝之行徑。今則總統爲民之公僕。不得如昔時之總統。操生死之權。前日之景象。因抵觸總統政府而遭殃。今日之景象。則無出口犯忌諱之慮。即如浮貞尼亞州。在昔聲勢赫赫之輩。多主張放縱其權力。兼有教會國教之事。雜起於其間。有翟公出。而後各種弊竇悉剔。秕政全除。不可謂非翟公之擁戴民國也。然則此次翟公之舉動。亦可稱第二次緩緩之革命。凡各大邦全主專制者。從此實行開通矣。

第三十七章 論一八二二年英美開戰之原因

和約之立。惟美國與英國獨有。此係華盛頓所商酌而定者。然美國與法國。亦

有和約。訂立於阿丹司。是時卽當翟公爲總統之時。但阿丹司所立和約。與翟公大有區別。翟公欲偕英國。訂一最好之約章。既不喜開罪於人。而又不貶節於己。總以保全大局爲主腦。雖英國虐待美國。如擄水手及劫財物等事。凶橫已到極點。而翟公仍主和不主戰。有追原禍始之人。謂由翟公與買的森得罪英國。始釀成戰局。此乃專制黨之口吻。細按之實無此理。更有怪翟公未先預備者。然翟公實不能預爲之備。由於美國東北之人。多有不贊成翟公者。衆志瓦解。心多弗齊。欲預備將安所預備。總統一人不能有所作爲。當借重於議員。無議員則總統何以能自謀之而自成之。美國所失之機會。在西北之特推城。此城爲扼要之城。以將士膽怯而投降。西北之地。因是不守。先是美國遇戰卽敗。銳氣大減。東北之地界。有聚會之徒。擬使美國分爲兩邦。及後在南方之米恩斯皮江口。有大城名牛媧嶺。美國將領哲克森。曾提挈重要之兵。在此處將英國擊敗。英國人民不服。遂將華盛頓城焚燒殆盡。東北一帶。人皆懼英。將謀

叛而臣服英國。議員與總統皆逃。在巴的摩城一役。英國敗而美國卒勝。但自買的森爲美國之總統後。時以東北謀叛爲慮。懼其與英國立和約也。美國之陸軍雖未大獲捷勝。而水軍却時報凱捷。水軍之得勝。實由久事操練而成。蓋美國在昔有保抱里之盜患。翟公因勦辦水盜。興水軍。水軍成立以後。一時傑出之士。爭歸附焉。其能享大名於後世者。一爲拍你。一爲貂丹挪。一爲得加特。一爲黑拉。一爲那忍司。此五人皆美洲之最著者也。

第三十八章 論翟公之篤信真道

翟公一生。無強人就我之事。聽人自由。無所迫脅。其篤信上帝。似上帝之陟降。在其左右。蓋以上帝爲獨一無二。廣行仁義於世界。恩之所及。至公無私。而又崇拜耶穌。以爲上帝之愛子。因將耶穌藥石針砭之至言。筆之於書。訂爲一小冊。以勸勉人。惟奇異怪誕之事。翟公絕口不談。翟公於臨終之日。曾作一書。付於小孩之手。謂我將不能長留於世。汝得信時。卽爲我返真之時。然我不能不

於未死之前。以爲警厲爾孩提之計。爾等當尊上帝。愛父母。并當於附近之隣。歡笑往來。不可失相友相助之道。於朋友亦宜言信。行果。交以道不交以財。行公義勿緩。行誠實勿欺。苟或褻慢上帝。毀謗上帝。則此罪卽萬不可贖。我今已矣。然正直之道。無敢踰越。朝聞道而夕死亦可。我將開門以至天闕。不能與爾等多談。爾等其敬聽之。翟公復對克爾之子言。汝當視錢財如糞土。無所謂名。亦無所謂利。卽如格物化學各奧妙之事。皆當視爲無關輕重。須移其貪名貪利之心。而貪仁義。故翟公用是引誘少年人。使衆人皆成其美。推之讀書與體操。亦莫不督率後輩。故有無數孩童。樂與之遊。其書信遍傳鄉里。年少子弟。俱薰其德而善良。翟公喜呼吸清氣。不樂閒居。睡則遲而起則早。閒書小說。掩卷不觀。教人無誑言。行事必立信。卑鄙之爲。弗屑馳逐。非徒汎愛衆人。卽草木蟲魚鳥獸。附諸衆生之內者。亦惟恐傷其生。而保全其本質。蓋愛物尤切於愛己。生平懷多言之戒。矢不欺之念。以華盛頓與凡克臨兩哲士。皆無多言者。囊中

之錢。當羞澀時。儘可置而不用。不甚愛惜之器具。無購於市。如是既可節省。亦昭儉勤。且可免飲食饕餮之戒。當憂則憂。當樂則樂。翟公之此論。洵是要言不煩。凡年力衰邁之人。均面託翟公。代爲之教其子姪。其問候翟公之起居者。隨地皆有。翟公見聰明穎悟之士。喜不自勝。有向翟公借書者。均後先示以教育之大旨。以爲欲成民國。當致力於學問一途。翟公晚年時。曾在浮貞尼亞州。興建一大書院。作爲廣植人才之藪。至今該地人士。猶沐其餘澤云。

第三十九章 論翟公行政之大概

法皇拿破崙。爲世界最著名之豪傑。各邦之王。暗用百姓以爲攻拿破崙之計。許百姓既攻以後。當卽立憲。迨拿破崙既經斥革。而主專制者。仍不主立憲。且更以積壓百姓爲主腦。起視英國之大地主。占地愈形其多。大約五分天下。已有其四。占地不足。更於南美洲欲銳興霸業。英國政界中人。不服此事。深勸美國之全體。勿售其巧詐。是時美國之猛若。正爲總統。其先本翟公弟子。今不能

不問道於翟公。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翟公年已八十。並不失英雄之常度。謂自我等革命之後。第一最扼要者。我等不必因歐洲。而牽涉戰事。聽其自爲攻取。我等概不與聞。再則我等。不當使彼等之專主暴動者。干預我美洲之要務。更不准占據美洲之地。欲實行百姓之自由。與英國合成此事。因是買的森。亦深勸猛若。速完此事。總宜使南美洲脫然無累。弗受羈勒。猛若贊成之。議院亦同意。至討論幣制一事。翟公主張。金銀通行。再以紙幣補其缺。但須國家能按期照贖。將放出之紙幣收回。自可無弊。再財產宜爲平均。無暴富者。亦無奇貧者。惟使富家多出錢糧。貧者稍減其錢糧而已。如是。中央之權。亦不至蓬勃而無已。其意將使各邦皆不受權力之迫挾。以用自己固有之權力耳。翟公知有民國之自由。不知有中央之專制。且以國家當節其用。軍勿過多。當裁撤者宜裁撤。翟公注重水軍。然亦慮尾大之不掉。獨念民兵一經推廣。保家者兼可以保國。如此一國自由。我等亦復自由。保商之道。一國保商。我等皆保商。不能利

在數人。而害在全衆。翟公并思立一常稅。一年得若干錢。交若干稅。富者輸出較多。而貧者較少。所深惡痛絕者。借款之一途。使子孫受累於無窮。以地爲公家之恆產。與世家所留遺之產。固自有別。翟公既不欲婦人參預政治。更急謀通商自由。不專以錢爲界。卽民間之麥。亦可爲界。遇有中央政府。同外邦人交涉。聽其交涉。本邦事歸本邦。中央事歸中央。行政以誠實爲本。人當求之於天。俾天下從此太平。翟公之慮事如此。而翟公應事之才。兼出之以委婉曲折。緩以圖之。其謀行其法。亦不至流弊。或有怪翟公自由通商。仍不能將稅除盡。殊不知翟公實有對付之法。雖願國家出紙幣。而國家尙未興者。則實時間未到之故。如總按察司之殘害百姓。翟公迫於時勢。不設法以驅除之。然每日於清晨時。馳馬入朝。不用僕夫。雖路遇黑奴。亦照舊行禮。不拘何人。食皆同坐。他如所建造之名園。及房屋花草等類。雖不無有豪侈之處。然而翟公固是翹然特出之人。縱庖有肥肉。廐有肥馬。而野却無餓莩。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第四十章 論翟公之結果

翟公之交友篤而且厚。尤喜與孩童遊戲。藉以開導之。使共樂於爲善。由是人共稱爲一方之大善士。但浮貞尼亞一州之中。仍不能無反對之人。自翟公由威廉司布克城。遷至蕊涉門。有惡其遷移者。而國教中人。亦由此屏棄弗用。此樹怨之府。招忌之由也。其中最仇翟公者。爲壞得福。彼謂自翟公平等自由之說一行。爲害正復不淺。翟公之道。與鄰里所傳之道有別。人見之者。安得不疑其矯異乎流俗。甚有指爲在官貪財者。向者翟公與阿丹司約翰爲仇。現已和好如初。因內有教士。從中調停。昔斷去一膀。今自梯上又斷一膀。兩膀皆廢。持筆良難。所幸目力尙不改其舊。髮亦斑白而不墜。惟耳稍聾。少時喜服華服。自身爲總統後。雖布衣亦不去諸身。知有平等而已。迨爲第二次總統。衣履較美。而無取乎麗。試一閉目。想像翟公之形狀。有似黃冠草服之鄉人。宜乎鄉間小兒。願代爲執鞭而追隨其後。至一千八百十二年。美國與英國交戰。翟公秋收

無有負債纍纍。至欲售書以抵之。後議員購其書。價值十萬元者。付以兩萬之數。一國知其貧。均願捐款助之。惟本州人獨不名一錢。本來佐華盛頓之勒非愛特。翟公會助以數萬畝地。復予以二十萬銀元。未幾。勒非愛特亦助錢於猛若。迨後日勒非愛特。來拜翟公。彼此年老。兩人於初見時。各相抱持而哭。由真情發現。并使旁觀見之。亦淚涔涔下。翟公甘心老死。第不願以衰邁自居。後染痢疾。遂至不起。翟公於死時方寸不亂。曾執筆爲大有關係之自由文。死之日。爲七月初四日。阿丹司亦於是日死。可謂奇已。後之追慕其政蹟者。每於是日開會紀念云。

巴賴德傳

近世英國名人令人敬愛者莫若巴君樸誠仁壽天資敏達思慮詳慎膽識逾人其心之所宣者必達於其口無所畏蒞前英國數十年情形與中國無異願政界中偉大人物尤然崛起使弱爲強洋裝一冊價洋二角五分

格蘭斯登傳

格氏之爲人內而骨肉至親外而朋友僚屬無不敬而愛之奉爲模範詩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如格氏者其足以當之洋裝一冊價洋三角

英王亞弗勒傳

詳載英國當九世紀時如何外攘夷狄內修政治聯三島之民開一統之國洋裝一冊價洋二角五分

亞但氏約翰傳

約翰美國第二任總統自少及壯無驚人處人亦莫測其有異稟而爲大器惟切切留心於時務凡係國事無鉅細有聞必錄卽其生平行誼亦自敘甚詳均載日記之中計十二章洋裝一冊價洋一角二分